



埽葉山房叢鈔

九十九

普 4
593
99

九十九





雨 記

總寄所

佩禾書

炎緒黃后
煠勿開雕

兩牕寄所記自序葉山房叢鈔第二十七

此冊舊名湘蘭記所記張子貞以爲不當以姬名名其
集先衍聖公亦以爲然其介弟菊農進士爲易仙源記
所記並批證數則促付梓氏將竣菊農言其族有議知
源二字不可以假諳外姓况流寓者速毀是冊詞甚激
且有不情之語吁退矣夫地名而稱仙源者不一若湖
南之華容福建之仙遊江蘇之桃源山東之蓬萊其曲
阜而五焉安得盡爲是人所有且普天之下莫非王土
率土之賓莫非王臣何仙源二字余獨不可得而稱焉



余雖礙而誥之心實難平其時有龍虎山真人厲法真
朝京師回繞道訪留數日偶及此說厲笑曰何怒爲
釋家造塔一級必有一番磨崇子亦由是何怒爲余味
是說似覺有悟遂易冊中數則用告當代君子異鄉之
難難之如是當是時淫霖十數日雨牕悶損卽以雨牕
顏其端故曰雨牕寄所記並序其重刻之顛末云爾

雨牕寄所記目錄

甘泉 謝塋 佩禾

筆墨會館

朱秋浦

謝肇瀛

王提督逸事

江都生

萍孃

通州婦人

寶齡

局騙三則

狀元夫人

賽昭君

妖僧

潔癖

牧豎

趙三獍

瞭腳會

湖州賈

周黑虎

都天孃孃

洞庭郡主

乩仙

蔡綏之

畫妖

么二三

照井

仇八姑孃

--	--	--	--	--	--	--	--	--	--	--	--	--	--	--	--	--	--	--	--

雨臆寄所記卷一

甘泉 謝堃 佩禾

筆墨會館

吳郡吳泰占國子生也性嗜作詩古文詞每一作成多爲後生輩雌黃指摘惟老友張某與之互相標榜張某死吳擬作誄祭之文祭之構思極苦卒不能工遂隱几睡去夢至一處似衙署又似廟宇甚壯麗趨而視之有額書天下古今筆墨會館八大金字輝煌奪目出入之

人甚稠吳亦隨之入見左右二架左架一筆其大如杠
縣金字牌書紀事二字右架一筆其大如椽縣金字牌
書行文二字遙視內有厦屋肩鍵甚固兩廡皆筆墨之
鋪十有二處各有牌號有擁擠而爭買其筆墨者有寂
然而無問價者吳疲甚於寂無問價之鋪慰焉視其牌
號乃古文鋪也櫃內二人叟者狀貌甚癯詢之姓韓叟
云昌黎人肥而多髯者姓蘇眉山人也吳請筆價韓曰
吾鋪之筆非子所用之筆也吳謬然良久復問曰同一
筆鋪彼何擁擠此何寂然韓曰業雖同而所司不一各

鋪之筆且有嫩惡不等其所擠擁者左首乃制藝之筆
其藝可博朱紫右首乃詞訟之筆其技可博衣食所以
買之者極多至吾鋪所售古文之筆在制藝鋪未開之
前買者無幾制藝鋪既開之後人多畏難趨易百年前
尚有魏氏弟兄求取三等之筆數枝而已吳聞如此之
難因思制藝久荒羞與會伍不若貨詞訟之筆爲晚年
饑寒之計遂往見詞訟鋪櫃內之人有攜謙者有道貌
者有虎而冠者吳就攜謙者問價其人取筆與之吳觀
其筆尾有刀甚利請其故曰吾之筆全在刀之利鈍而

取價焉旋持一椀貯墨汁甚醜命吳飲吳訝而難之其人曰凡用吾鋪之筆先飲是墨使五臟全黑然後方能隨心所欲否則道之不行矣吳欲強飲之奈其汁腥臭不可近仍之韓鋪求其筆韓執不可蘇憐之乃以檀頭所用廢筆與吳稱謝不已忽聞厦屋門啟喧傳巨筆生花矣吳亦從而觀之其花斑斕燦麗光耀四壁觀者讚歎未已大炮一聲嚮振非常吳乃醒驚懼稍定視所作誄文添改塗抹思如泉湧喜不自禁追思夢境恍惚間又至前處仍愁於古文鋪向蘇韓道謝韓指謂吳曰汝

家梅村來矣吳視有四老人翩翩而來韓謂其頽而長者曰君家有名泰占者候君良久矣吳因向前施禮竝詢三人姓氏梅村代禽指其短小精悍者曰此蒲君留仙復指二人曰此袁簡益與蔣茗生也吳素所服膺者四公也乃一一見禮畢其時詩筆鋪詞筆曲筆及紀事筆鋪見四公來各各就前問慰竝送新製筆墨香茗等事梅村持茗與吳飲訖乃曰吾四人得此筆墨略無所用不若轉爲相贈於是納於吳之懷袖竝曰吾宗喜弄筆墨乃能到此然作一詩一文誠非易事必要先求章

法能於一氣灌注再求句法譬如長篇大章句無重犯
再求字法今之所謂一三五不論最悞後生三法既備
閉戶潛脩探討古人秘奧不傳之旨既悟之後始可與
言詩言文簡參接聲曰世之言詩文者得皮毛易得骨
髓難犯此病者多由不求根柢之學徒拾前人唾餘烏
可得而傳也況今人非但才力不及且忌諱太多太史
公在獄猶直書武帝時事當時不以爲嫌蓋遵孔子春
秋作而亂臣賊子懼之意白樂天作長恨歌亦直斥元
宗樂天死德宗輓之曰一代諫言長恨傳千秋佳話琵琶

琴行今人稍涉直言同類先爲之咋舌所以今之詩文
諛詞多而真事盡失文既失真傳之難矣蔣苕生曰詩
文固難詞曲亦大不易夫聲韻之學雖由天授亦必加
以工夫方許協律若徒以口舌爭勝專指平仄強作解
事非真能變徵移宮恐終爲門外漢耳留仙乃長歎一
聲緩語之曰三君所論非數十年辛苦何以解是卽如
余所作記事小說不熟精左史兩漢之書亦難著筆否
則徒增笑柄耳簡參復笑語曰請勿再言吾已愧不支
矣吾之詩文去古雖遠猶可分前人半席至子不語一

書實非余作自今受其指責豈不冤哉留仙尚欲有言
忽有諸少年手舞足蹈詩云子曰而來梅村指謂泰占
曰所來者卽現在之名下士也吾輩當速避之否則有
殺身之旤矣吳聞大駭而醒驚悸數日乃瘥閱半生所
作自罵自唾搓而焚之另作一二篇自覺與前文迥異
然未敢遽問於時間有見者以盜竊責之吳亦不與之
辯但曰筆墨之道豈易言哉

朱秋浦

秋浦徽之黥人隱者也與先君子有撫塵交精諸葛武

侯之術嘗與先君子奕言奕之道與行軍法無異四角
卽四境也戰者守者誘者伏者力完氣銳彼戰我守彼
守我誘然後攻其無備使彼易破而難守中腹最爲要
害當先收之若彼先占於四達之境則易竄而難防須
堅固中腹左角爭當避其鋒以右角應之屯其要害以
爲救兵宅角有警則連絡而往救捲甲而直趨俟彼凋
弊不足恃急攻之彼必有自亂之勢矣先君子聆其所
論知懷才不偶益器重之秋浦見余侍其側乃請八字
推排之良久謂先君子曰此日祿歸時格也文昌貴人

坐命且耳白於面其名未可量也惜磨蝎旺於身宮惟
小人不足倘能知止忍辱一生溫飽可冀中壽聖人云
故大德必得其名想先世必有隱德者方能使子孫享
名不朽管賢云上蒼之所最靳者名耳其所與小人不
足者四柱多陽陽屬剛剛則無媚今之世有剛無媚難
乎免於所嫉然人生寧剛無媚剛乃陽質嘗聞貴陽而
賤陰信剛而紕柔者天地之道而人之所以爲德者也
聖人曰吾未見剛者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宏毅任重而
道遠聖賢論人重剛而不重柔取宏毅而不取巽順且

匹夫能盡忠於君者剛也匹婦能全身於翁姑父母夫
聲者剛也取道之源六經其至極也而論其從入之塗
則公羊國策賈誼太史公皆深得乎陽剛之嫩者僕因
觀其四柱是知名之不朽夫名之不朽必借於文文之
不朽必在於至大至剛之概可以塞乎天地之間也哉
言畢復奕先君子曰斯言近道小子當隸受其賜
東門氏曰神乎技矣壽世之名勝於榮世

謝肇瀛

潮人謝肇瀛宰丹徒頗以酷吏稱凡遇姦盜邪淫之案

動以荆条笞至數百獄具乃止故又稱之曰謝八百其
時丹徒兢尚男風雖士大夫弗能免肇瀛深惡之偵有
所得以峻法治之斯風稍靖邦人稱焉所稱者性雖酷
而不貪言雖巧而不阿大吏察其能調任宿遷宿遷民
情刁悍爲私臬窟穴且當洪澤黃流之衝士兵訟棍棍
莠其間非酷竟不可以治肇瀛下車卽訪拿虎而冠者
褫數人軍流數人剛勁之風稍減尋陞澠州知州澠州
乃魚鹽利藪巨奸大猾蠹屯蝥聚肇瀛知不能遽治蒞
任後轉示以寬土豪董詭異之將以謂有大懲焉轉相

歛跡肇瀛知有所畏亦不甚窮究上下相安居民樂業
衙署咫尺卽城隍廟宇歲久失修兩廡頽圯正殿亦頗
頽壞各商賈捐貲鳩工重整舊日規模愈形壯麗工旣
竣廟祝鳩首於闕光吉且恭請謁禮肇瀛欣然命駕拈
香畢仰瞻神像覺與己形相似呼僕從觀之皆曰肖極
肇瀛默然命打道回署旋覺精神恍惚傳醫診視醫言
無病二更後汗下不止呼妻子屬身後事當汗下時神
廟鐘鼓自鳴廟祝知其有異潛身窺伺大殿兩廡鐙燭
熒煌皂役參堂點卯僉謂新城隍到任再窺神像卽肇

癩也竊異之旋至州署前聞肇瀛已死稍泄其事滿城
轟動妻子未肯信是夜夢肇瀛形貌如生著神像冠服
言上帝廉其正直命守此城陰陽一體毫無所苦汝輩
居心向正可保無恙言畢而去家屬覺後所言夢境相
同猶未敢宣泄鬼神之道然鄉村場鎮之人及商賈居
民靡不焚香頂禮接踵而祀廟祝亦由是而小康云
寄所記曰或云肇瀛酷吏不當爲神此世俗論也君子
曰凡作守土之官寧酷毋貪酷則如火民無貴賤咸知
猛烈而不敢近受福良多貪則如水民無賢愚狎而斲

焉由是而溺死者眾矣肇瀛雖酷爲民鋤奸去惡其聰
明可知不名一錢身後妻子不能歸其正直又可知矣
世有聰明正直而不爲神者幾希

東門氏曰是說余亦聞之蓋謝令與前鄒縣胡明府元
焯爲兒女姻親余與胡有年誼會於署中聞明府言其
畧亦相似云

王提督逸事

曲阜王梅谿嘗云先世提督公微時卑視鄉里不檢細
行膂力膽智當時無其匹或有勸習弓馬者然之性尚

豪俠俗目者以爲有周處季布之風公患之鄉里亦患之一日憤極携酒獨飲路側見鎧火綵輿後有披麻人隨之行初疑眼錯然不能決疑遂尾之行輿入披麻人亦入公隨以所見告主人主人唯唯座有陰陽家曰無害也今日誠有所見披麻者九梁星也雖犯度而武曲在宮故曰無害公聞私喜且自負于是奮志弓馬省試殿試皆捷竟補王府侍衛或言王府侍衛外放者百不能一二當設法改途爲善公曰嘻天命豈易挽耶同官耆斗者覺羅也妻死因貧不能備喪具公知往唁執耆

年手曰嫂身後費若干曰四十金可敷衍矣曰易耳午去未回以四十金遞耆年手曰速備喪毋泣爲耆年者感謝泣涕謂苟富貴決不敢忘弟之德公曰嘻吾豈欲報者耶耆年素知公貧偵係質車典裘而爲不忍沒其善頻頻道之都下聞之者靡有不謂公賢未幾耆年爲內大臣畀千金報公公取四十金而已未幾爲浦口營都司累官至甘肅提督轄四鎮乞休不許卒於官或曰公得放外任者耆年有力焉至歷數任善政嘉猷邑彙載之茲所錄迺梅谿席間所談公之逸事云公諱澄字

漪清雅正甲辰武進士也

寄所記曰凡人陰陽不在於輕重大小所在誠與不誠當其困于京師車裘外別無長物一聞人急則盡棄之是何等胸襟及至耆年貴後酬以千金在他人方以為得計而竟視之蔑如則又何等胸襟焉有如是胸襟而不富貴者世豈信哉

江都生

江都生者蓋不欲顯其姓字而諱之也生居郟城西門外廿四橋側讀書不甚求解而上進之心甚燥或箴之

曰凡習舉業其說有二長於記性者多記程墨之文臨場相題或可改頭換面或者可以長于悟心者記文不多易張補李稍加潤色或者可以然君才甚鈍當寬靜僻之所存心養性容或有濟生是之乃擇雷塘西古廡一所廡只一僧費省地靜居之後苦讀不懈當夏時揮扇露坐猶持一卷作推敲狀既倦將卧有小鬟持料絲鎗貯螢火數枚閃爍而來為生曰吾家伯姬來看汝合長衫待之生衣長衫畢而麗人至生為之唱嗒麗人荅琴似爛于禮數者其裝乃高髻素衫長翬蓋足踣躡綽

約絕世人也生固期期者麗人曰妾與郎君居址甚近
聞郎君苦思得來伴牖下談耳生復期期點首稱是觀
案頭毛詩略展數章曰君子于役不知其期曷至哉妾
每當風雨淒淒未嘗不長歎數聲縱有所作亦不過蒼
蠅之聲耳生既悅其貌復聽其吐屬清雅情不能自禁
欲起口而復訥于言麗人似解生意呼鬟獨歸移時解
衣就寢情好者非一日矣湖南舒乙工乩術甚著或有
邀生往覘乩忽書生姓名並道其隱事生大懼告所親
所親主請瓊花觀道士設醮執料步罡候及受詬辱一

切法毘均爲損壞所親怒復延行僧祈禳亦不能治婦
人往返如初稍帶怒意間出怨言已而曰天生德于余
僧道其如余何況以五德待君何遽喪心如是生頽顏
忸怩託怨于所親然彼此心有所芥七日復詣乩處然
有所禱乩忽判曰夫人存心邪正不同正則成儻邪則
爲祟汝不能正心誠意致惹斯曆吾將設法救汝判詩
一章云夫爲性兮婦爲妖神仙窟宅兮聲誼呶道侶技
兮符劍水僧伽法兮笙簫鏡服章運氣徒爲爾彼岸茫
茫兮苦澣水吾將接汝兮出幽宅一指尖尖兮飛霹靂

世間無限粉骷髏夜臥床頭幾人識判畢時正交午火
從亂出大震一聲有白鷄身大如鷲死于壇下生驚顫
數日始能飲食此由是亦不復降

萍孃

揚郡東城隅有佛菴一所宅不大而結構自佳女尼居
焉一日有蜀中官眷僦居東院閭閻嚴肅雖婢子不外
見一人惟短僮出市物忽有鴿墮簷井中雖奮翮數次
而不能出其聲嗚嗚然勃勃然僮覺而呼救于是尼至
眷屬亦至設浴出其鴿眾見鴿伸頸垂翅察其餒而哺

之移時欵欵振翮復又瞑目少焉飛立樹枝有雄者來
相與和鳴若憫其墮而幸其出也眷屬見其光景吁嗟
良久指鴿爲尼曰渠亦夫婦爾賴師太極救得以完聚
未審能銜環否尼曰此禍分內事敢望報耶正喧議間
侍婢萍孃淚簌簌不能止衆詰而詢之乃曰兜良家子
也父官蜀中某縣知縣因貪墨罷官宦囊尚可置田數
頃將終身焉倏爲人告訐問官亦貪墨者家破而身亦
隨殂緣案未結吾夫因事被逮繫獄非得已而賣妾也
且訢且哭聞之者各各隕涕眷屬忽慨然曰鴿微禽也

卷一
墮於陷穽尚逢人救而完聚吾獨不能萍孃夫婦完聚
耶至今以後汝當以我爲母汝夫如在我必使汝完聚
乃于大士前設誓而返好事者聞而義之作義鳩行以
媿其事余亦有作不書其人姓名者諱之也及居山左
未審後得完聚否

記所記曰夫作宰百里百里民命繫焉既云宦囊尚可
置田數頃不知陷害其幾矣天固憫憫然造化報施又
何曾有絲毫之錯詎貪墨得之旋失之于貪墨破人之
家家亦破于人天豈憫憫者哉其可敬者眷屬身寄逆

旅仁心未泯想所天 拜貪墨者比聖經所云爲善必
慶其音屬有之矣

通州婦人

婦人莫詳其姓氏閭里相傳在南通州城之東北隅與
同里陳某有私旣出室夫婦情篤雖歸寧時亦偕與俱
陳遂不能通其欵曲婦惡陳鄙俗亦不樂與陳語常偕
夫在而不離夫之左右也一日陰雨不止夫爲姻婭邀
永日之聚陳乃乘間潛入婦室抱求歡悅婦人正色曰
曩偶一夕之愚爲汝糾纏不過勉相從耳汝當悔過尚

復爾爾且今非管比倘一朝敗露不但兩命俱休尤爲
它人笑柄如不速去我卽聲張矣婦人言之再三陳若
罔聽一味哀懇婦人急甚詭其詞曰汝必欲如此先以
陽物與我吮啞然後雲雨陳樂卽取陽物遞婦人口婦
人極力一咬陽物斷矣陳痛極急奔至家偃臥於床其
妻問不語疑其腹痛急以薑湯灌之不霎時嗚呼死矣
其妻哭甚陳父見陳衣袴皆血疑媳有外以謀害親夫
具詞控告官以爲實極刑誅其妻誣服擬抵獄具婦人
有所聞挺身至州擊鼓鳴冤執堂者驚問其故曰殺陳

某者我也與其妻無涉特爲渠辨其冤耳及堂詆婦人
細訴因姦起釁竝以陽物作証甘心就獄脫陳妻於纒
繼有司義之設法擬減可不死婦人在獄聞而歎曰官
縱活我我何顏見我夫耶遂不食死

寶齡

懷宜潘寶齡優伶也登場身手發聲收閉頗有出羣之
譽惟形貌肥癡艱於裝飾插科打諢而已性愛楷法暇
取文董楷書法帖習之凡班中戲目皆其所書主人亦
由是憐惜之年旣長羞與後來者伍乞主人改場面場

面者司笙遂鉦鼓者也仲春主人有郊外之遊從之者
眾寶齡與焉遊將歸與竝轡者曰前小車其行何速竝
轡者見旋風吹沙若飛無小車謂寶齡曰爾眼花何車
之有旋風漸至馬前寶齡指曰這不是小車言尚未終
忽墮於馬腳不能出發同行者急扯馬韁而寶齡吐血
如注從者皆驚連呼而不應矣寶齡母及妻子來未踰
月幸同類念其在日敬上楮類生平無怨尤倏遭橫死
傷悼者甚夥其母撫屍哭甚哀告其類曰老身知有今
日不料如是之速耳聞者驚問其故母曰兒喜閱不信

鬼神之書今乃知爲書所悞數載前寄所積數十金於
家屬潤屋爲其子婚娶老身因舊宅係祖父相傳未忍
遽棄遂於主房後墮地添設三間將就其事及鋤地得
古棺一具是夜夢古衣冠人曰當擇地葬吾不則爾家
將不利矣疑信之間未肯專主札付吾兒兒以爲鬼神
之事未可信也焚棺爲冢旣焚之後家室頗不安復夢
古衣冠曰汝子可惡吾將取其命也老身由是眼跳失
顛心緒不寧者數月擬喚兒歸兒不敢忘主人參養之
恩未能遽返轉招老身及其妻子將寓居比土孰料行

路之中旋風甚厲時而車左時而車右到纔踰月兒卽
殞焉安知非古衣冠之所崇耶吾兒因獨不信鬼神之
書致有今日之旣且訢且泣聽之者駭然而散

寄所記曰旋風在在有之黃河迤北尤甚一日王梅谿
在虜譚寶齡事未竟而家人至云少奶奶溢死矣梅谿
失色而歸翌日詢之其媳梁氏甚諳婦道其幼子連哭
數十日厥夫因歲暮心煩惡聞子哭語稍侵梁梁不語
亡何自縊園內小樹杪而死之其當未縊時有旋風一
縷自遠方來於厥夫讓時繞梁鞞烏間數匝見者以水

沃之隨沃隨旋旋至梁之臥室而沒梁死已數日其幼
子雖無乳而亦不哭矣豈非冤哉豈非天哉

局騙三則

濟寧西北鄉有策蹇覓食之董小乙綽號追風鬼蓋言
其行步速也一日送客至張秋途逢一婦人問何之
曰回濟寧曰順帶我曰可以于是婦人跨驢小乙執鞭
行數里婦人於無人處下騎惕惕畢稱腹痛席地而坐
問小乙娶否小乙以兩手撲其腿曰我的孃嘴尙趕不
及那裏能娶婦人曰我願嫁你尔願意否小乙曰天不

早了勿說笑語移時至小乙家見其敗蓆爲門室內祇有破薦一鍋而已婦人無愠色且曰我有三兩銀切早進城買兩紬一端與你做衣服好改業成人家小乙遂與同宿次日買紬歸時已晚越日取紬視之有小蛙孔數處婦人作惱狀曰如此不經心如何成人家一面說一面做飢食畢命小乙去換小乙至紬緞鋪彼此叫嚷片時事不能決婦人忽至落落數語而鋪主奉茶宛謝小乙因吵鬧渴甚見茶卽飲飲畢擲盃而卧於櫃側七孔流血登時便死婦人抱屍痛哭謂鋪主以藥荼毒死

欲訴寃于州牧鋪主煩隣佑以五百金寢其事婦人携金策蹇而去後有知者婦人于買紬之夕卽以火香燒紬數處作蛙孔狀翌日使換紬之際毒遂伏于食內真定將舉發時借鋪家之茶觸而死之

揚郡多子街多行臺客寓以備富商大宦之所賃也一日有顯者來僕從甚都聲言售金珠參緞萬計爲某相國壽禮數日間輿馬往來者甚衆遂有持所款而至焉司閽者預爲議定折扣乃得見其顯者顯者居于樓陳設之具約值千金衆以爲真大吏矣旋取樣銀一封畫

押爲據隨收各貨點貯臥室箱內取天平安放於兌銀之際司閽者忽持帖言本省臬憲禁言未畢而臬憲登樓矣候償者避聚于臥室頃時臬憲起身顯者送而司閽者隨去衆賈始出臥室見所兌樣銀匣天平各物狼籍其間候炊許賈之年長者疑焉取所兌樣銀細審之僞也大衆驚呼房主詢顯者何往房主曰適見送客時容邀同往司閽者亦乘輿去之良久矣長者色變內一賈曰貨物具在曷不各各取去于是敲鎖啟箱視之箱皆無底樓版穴空直透下間衆視下間敗墮亂草而

已蓋點物貯箱之時人從下間取去矣敗墮亂草慮其影嚮也後雖報官緝捕終無濟矣

一官八都道逢丐婆遂認爲母載之後車居驟馬市日久忽乘轎車在四牌樓貨參若干當面封裹同携至綉緞店交店主曰俟買妥綉緞一併會兌乃揀綉緞數端命僕携與老太太看取移時僕回云老太太畱下且親來面揀好的還要數端店主請入內廳老太太隨帶銀裹約重千金亦置座側揀畢遣僕送歸是官稱腹痛告便去不復返店主始疑詢所謂老太太者乃知途中

一乞婆耳大聲叫苦隨視銀裹乃瓦礫也參店急取參包視之亦被換去魁至廡所而無踪矣

狀元夫人

高鄧房姓婦一產三男鄰舍親族間以爲人瑞申報州牧州牧喜親往見房四壁皆繩疏瓮牖飭工匠稍加修葺抱三子定其甲乙曰伯曰仲曰季分俸爲具衣食六七歲出天花不死及八塾之費竝給之於官稍長惟季韶秀里之諺曰虎生三子有一豹人生三子有一貴世見季韶秀皆曰此必狀元也季亦自命爲狀元十五歲

仲愛使船遂爲船戶之夥十七歲角目不能識一字喜習穿窬胠篋之術會相識盜犯供伯與俱牧因季業儒多方開除其罪仍恐蹈前轍以小木枷枷之以終其身同邑無賴暴發鉅萬金挽親友許厚奩以幼女妻季蓋恐其得狀元也季亦由是小康不數年連遭父母喪漸至坐食箱空妻本無賴之女浪費習慣且好鮮衣媿食欺季柔懦竟不能安於室遂惹浪蕩游蠶日繞其門帷薄不復修矣季雖勤苦艱於場屋搏一衿而甚難饑寒困頓甘任妻之所爲然妻之父兄不勝羞忿議招季飲

使寫離退之書否則攜妻宅往季婦而謀諸婦妻曰願
借宅往富而再歸遂之清江浦開門讌客有輕薄者與
之宿明日告人曰昨所宿者狀元夫人也於是狀元夫
人之名盛稱於時

賽昭君

如臯西南隅村近鹽場有湯牛兒者幼爲人牧牛天性
刻毒且吝嗇累至鉅萬猶不能虛費一文故有牛兒之
稱宛歲市一婢初名昭小年十五頗有姿牛兒收以爲
妾呼之昭姑孃正室有一子年近二十常竊所積爲游

蕩貨牛鐘愛其子不忍深責疑其年長急爲之娶婦其
子游蕩不悛牛不責子而責婦婦縊於床婦之父兄鳴
於官官廉其吝乃收牛牛挽親串黃絲上下費至萬數
始得脫其罪婦知子蒸於昭責子無禮子曰嘗聞昭君
下嫁單于封爲閼氏單于死予得妻之何爲無禮且彼
旣以昭名當效昭君所爲牛以所言入聽遂塵之仍聽
其子製艷服服昭昭八門從未有此樂境自復描眉掠
鬢以媚其子甚至白晝宣淫牛以爲樂尋遭回祿之慘
正室驚悸死因葬正室見田有無名死屍與子移其屍

於它人之田爲田主所見控牛移屍於縣屍親苦主復控牛所陷害牛欲辯而無詞縣因案關重大通詳各憲牛貨緣再四乃得擬徒準贖家遂赤貧所贖父子及昭三人而已倖昭丰韻尚佳賃屋城隅賣鮫口名賽昭君頗獲利焉牛臨坂其子於敗蓆亂草中得大錢十餘千蓋客賞牛積聚之項牛之吝嗇至死不變可慨也夫

妖僧

夔州巫山縣富室女新寡頗知書史慕卓文君之爲人放誕不羈父兄憎其所爲欲爲代擇配耦女曰初嫁從

父再嫁從已父兄如不見容當另居乃覓室郡城多置婢姬惟守門一叟遠嫌疑也每當春水湔裙之會秋風落帽之晨採菊題糕流觴被袂無不與焉善小詩及楷法凡有所求未嘗過拒雖涉風流絕無穢行城之中惟蓮花菴尼恒靜與之往還久之覬覦者餌尼厚貲使通慙懃尼未敢啟齒因雨止宿尼葉間探之畧涉所諷女卽以它語亂之尼知其不可以言進姓霽乃去覬覦者問事何如尼曰未可一夕尼攜妙年雛尼至女家見其年約十七八眉目如畫靄然可親問所從來尼曰是本

支兄弟從新寧縣來聞大孃風雅特來奉謁女喜留與
飲言譚舉止頗雅馴尼謂女曰大孃既愛師弟可留此
三五日尼有它往再來攜婦言畢乃去及女問雛尼法
號曰恒春女喜牙牌春遂與之角勝負互相調笑漏至
三滴春有倦色女請同榻春微哂而睨視曰恐出家人
有玷尊軀女亦笑拍其肩曰休胡說睨罷春解衣臥女
亦臥春見女在腳頭遂移近女身曰我不慣兩頭睨女
乃側其身曰我聞尼姑愛與和尚睨我恨不是和尚春
卽以手摸女下體曰你不是和尚我卻是個和尚翻然

直士女身以下部達女妙處女大驚欲喊婢媼又憐其
嫩不覺四肢柔軟任其擺弄乃問爲誰春曰余乃天寧
寺沙彌法澄也與恒靜師交善恒靜恐大孃寂寞著我
陪侍如大孃見惡明晨卽去女曰但汝來如無外人知
覺何妨多住幾日暇則鬪牙牌猜詩謎逐日戲耍女心
屬意於澄言無不聽尼知女與澄熱乃招女與澄會飲
於菴遞相酬勸女大醉扶女入室跟從婢媼亦醉雞鳴
女始解醒覺枕畔有男子聲息初疑爲澄微明視其人
乃鬚鬣者大懼呼尼絕無應之者起身覓衣不得急問

伊何其人笑而不奮但行無禮良久尼入室曰何爲汚我淨地我將訟焉女知是計但聽其說旋見是人著女之袴披衣危坐謂尼曰是渠煩你招我何訟可與縱汚汝室願罰千貫渠如從我千貫我任渠不我從渠當有說尼轉問女女曰願罰是人著袴便去女歸吐血幾死不得已修書請救於父兄父兄怒女放誕覆書云不及黃泉毋相見也女復聞是以袴遍示親友曰此夏姬和服也女悔恨雉頸死父兄知女死拷其婢姬訟尼於官尼供與女相識有之死莫知故官禁尼於獄終無實

跡一口因公路經蓮花菴見旋風轉入菴內心疑而憶及女案命停輿步入著意徘徊絕無影響將行聞婦人嬉笑聲復入房靠壁縣嫩人圖掀而視之複室也急呼跟從以火燭之有少年婦人與尼相狎故有嬉笑聲卽將尼與婦人帶至衙署訊知鄰室婦人被尼所誘因此而女寃得雪置覲覲者與法澄恒靜於法其鄰室婦人少加呵責飭夫具領改蓮花菴爲公所此事係張南崖所述

潔癖

舟徒周少谷言同鄉某有潔癖豐於財畏近女色非慕
柳下惠之爲人實畏其不潔也性好居樓凡遇大節令
家祭乃下樓拜跪畢易履而返一飯一食皆由樓牕繫
繩而上樓之所設桌椅幃帳每日非灑掃而不能坐臥
喜觀道書所與接譚者桌椅設樓下某俯伏樓檻互相
問難以爲常或有勸其覓室以不孝有三爲責某曰非
不知也妻匹配也一索而得男幸矣如其不然同居而
異室豈情也哉曰置妾何如於是買良家子擇日過門
某預置浴盆於樓側使二三婦人俟其來貯水爲女洗

冰更衣夜既深親友於樓之下曰我等時矣其始閱女
心頗喜以手撫其鬢而嗅之似有膩滓欲啞而不可者
再命婦人代女散髮梳沐然後登床婦人輩知有潔癖
解女衣時薰香入懷某覺其體猶有濁氣仍呼澡沐婦
人已生厭矣又爲女通體揩抹良久方始登倫未移時
自覺身墮污泥中有不可忍之狀急呼水來自濯其體
且濯且悔且怨親友誦誦不休女本良家之子因貧寒
所使口雖不語情實難堪自思初度如此往後光景可
知愈思愈憤傷心之至劇以剪刀分股而刺其頰血染

衣衾而畢命焉某一見狂奔大叫諸公害我欲尋短見
因勸而止遂病不數月糞桶自屋而下臭不可近聞空
中若有人自稱胡大仙見女恠死代爲覆讐等語某病
悸又因不潔之甚數日後死遍身血糞或以大潔之報
云

牧豎

密縣人王某言其鄉業煤窑者過半時當秋熟之際二
牧豎一年十七一年十三午寢牛背日將夕少者寢興
呼其伴將歸大者欠伸而醒少者下牛背溺見敗槲一

髑髏摘菽數枚塞髑髏孔始溺髑髏遂滾如毬大者見
而喜乃引之奔少者見其奔遠呼不能應牽牛歸大者
隨髑髏轉折倏不見天已曛黑莫辨歸路憩石上遙見
一村約里許隱隱有燈光乃就燈往至一巨室渴甚破
門乞飲應門者見之大驚曰官人何自牧疑其錯認因
腹饑渴已甚乃漫應之少焉有中年婦人迎出問官人
別來無恙隨後四五少婦皆請安問好後又有雛鬟
僕莫識其數皆跪接牧有生以來未嘗瞻此華麗手足
忙無所措且復饑餒忽見眾僕婢抬團桌設六坐延牧

首席牧不諳禮數亦未敢過謙恐惹遺笑教坐便坐少婦中有稍肥者匿笑不能止中年者曰賤婢故態復萌使人生厭酒三巡藥醉乃問府弟何姓中年者曰官人別尚未久何遽忘耶指肥者曰此潘氏官人素所最愛指病容者曰此李氏也又指稍長者曰此亦李氏指頎而長者曰孟氏也指幼而黠者曰此春梅也我卽吳氏也牧聞春梅二字稍稍覺悟目不轉睛肥者曰今夕正好爲你兩人了生前之念飯畢簇擁入房牧見錦衾繡褥又生平所未覩也卽至陽臺之上翻雲覆雨眷極綢

繆三夕後送牧入吳氏房叙夫婦之情悲喜交集入李氏孟氏二室草草而已至病容李氏處則魚飛燕寢而李氏事畢含淚泣訴牧雖有悟記尚茫茫便欲細問李曰遲日自知明夕在潘氏處始識後庭之樂品玉之趣留連不忍遽去飯時吳責潘曰官人此來專補春梅未盡之緣汝復以狐媚之姿獻蠱惑之態真令人畏見汝也潘見其眾人之中面漬其非羞顏自赧起身入房嗚嗚咽咽牧有不忍之狀託言腹疾欲之潘室吳不許是夕宿於春梅處夜分春梅乃曰官人愛賤婢妖豔妾與

伊雖有主僕之分然至今日無論也至伊之蠱媚誰曰不能於是與牧解衣就寢溫存倍至潘竟不能獨步復導牧攝生各法牧遂忘其復有潘矣住逾三月吳設盛筵曰今爲官人祖餞蓋冥罰已滿若不知足必遭陰譴自執壺觴使春梅弄篴潘氏摩阮李孟諸人遞相歌唱吳謂牧曰君前身西門官人妾月孃也此李嬌兒孟玉樓李瓶兒潘金蓮春梅姐是也因官人在世與春梅未得正其名分造化特補之耳君前罪業太深已罰兩世爲盜皆遭殺戮今世爲牧豎愚蠢嗚呼尚有兩世乞化

一世爲倡然後看其脩持何如可免童道吾輩沈淪輪迴無日言未旣而淚如雨下潘李諸人亦各停歌揜袂粉濕脂凝牧乃大哭而醒醒後身在破窑古墓之中其家主不見牧已半載有餘及見牧詢其所往牧乃細述所見及論春梅淫態頗自羞愧反問西門官人是何樣人物知之者不肯明言匿笑而已

趙三鏡

三鏡本名三敬因其忤逆父母欺瞞兒嫂人倫喪盡比之鏡獸故呼之曰三鏡住場郡東北隅地名太平鎮鏡

之子逼肖貌之所爲父子狼狽擾害閭里柔懦者遷而避其狠毒同里王姓諸生也有文名鏡之子嫉之鏡遂萌害生之意會教匪滋事鏡與縣差上下其手申教匪誣生賴縣令廉明富堂試生詩文佳薦生於同寅之憐才者生由是發憤忘寢食明年鄉場薦不售鏡之兄有親串頗顯貴詭作其書擬奪生館其居停礙於縣令皆不延請令亦調任宅所生妻趙氏鏡遠房妹也媿而賢夫婦甚相得心知鏡父子克狠常勸生閉門授徒自以鍼鼎佐之奈鏡不能忘情於生使賣花婆將五十金通

歛於妹如可順從永無害生之意否則不出三日必取生命且將焉往趙初聞之氣門窒而不能語一炊許淚外滿頰鄭金於地罵責花婆曰鏡禽獸也汝爲禽獸所使似不若禽獸也我雖生禽獸之門實無禽獸之行汝寄語與禽獸吾婦人不忍拋頭露面俯伏公堂控禽獸於有司將必質汝於地下矣賣花婆倉惶奔去生聞內室有罵詈哭泣之聲卽詢何謂乃厲聲曰必殺此賊以快吾心妻急止之曰君勿妄言想禽獸惡貫滿盈必受天誅君丁單戶薄旣讀聖賢之書當體聖賢之訓寡固

不可以敵眾弱固不可以敵彊君且奈之禽獸不過嫉
君之才漁妾之色妾毀其形君歛其跡天或佑之況腹
中有妊數月冀得一男得不絕王氏祖宗血食然後聽
君所爲倘有不測必殉君於地下相抱痛哭鄰里聞而
哀之爲罷炊一日時未經旬獍帥率驍卒騶胡四
驛齧蔡大驃蔡三老虎等十數人皆素稱無賴者抬酒
擔穴一路歌唱直達生所闖而入揪生辮髮拴於檐柱
批碎衣履僅一袴在兩臂反縛柱側刀架生頸而罵曰
汝何人敢古吾妹吾猶看妹面饒汝一死速寫離退之

書吾領妹歸否則刀下鬼矣其時鄰舍聞喧嚷鑿闥之
聲知生受不白之冤然見華氏弟兄及蔡三老虎竟無
有敢出頭者趙氏自房中笑容而出歛衽而謂獍曰三
哥來何遲也復謂諸無賴曰壯士且休三哥不忍見奴
困苦特來相接縱殺此儒亦不足責其辜又向獍耳語
片時獍乃喜親爲生解其縛還其衣履趙爲生曰吾自
入汝家千辛萬苦汝不知何年發達便做了官吾已老
邁曷若趁此青年另行擇配各尋頭緒速寫離書三日
後爾爲爾我爲我矣刀筆具在請自擇生初不知妻爲

何意忽出此語悶絕倒地趙復爲獍曰三哥且去三日
後差人接我不患腐儒不寫獍悅與諸無賴搏戰豪飲
趁醉欲淫其妹趙不可曰奴已心許何妨遲三日耶如
必相強惟有死耳獍帥諸無賴去生憤責趙言辭反覆
趙曰君何見之淺也古人云橫逆而來當順受之若與
禽獸相抗君必不免此匹夫之勇也生曰然則三日奈
何曰妾聞佑聖觀道士俠客也君往依三日後聞妾生
則歸妾死則速去若鍾兒女之情必及於旣且丈夫所
爲貴乎決斷但拘拘於小節妾無取焉生旣無可如何

乃往謁道士道士姓皇甫名序元素稱有術者也不知生
良善秘而納之三日後聞妻赴水死痛哭幾不欲生道
士屈指曰夫人有救且不久當生貴子何痛爲生唯唯
疑信參半長跽求道士術道士授以筆籙生一日心動
懷刃欲刺獍於市行至中途忽轉念自思吾刺獍死吾
當抵死刺獍不死吾亦枉死豈不負吾妻子懷刃返道
士見生歸大驚置酒謂生曰異哉一日見君如兩人耳
晨見君出有惡煞相隨而去暮見君返有福曜護送而
歸君盍言之生卽以初念轉念相告道士曰是矣夫人

之善惡萌動神鬼先知一念之轉尚屬如此獍之惡豈能久乎生終日精煉筆鋒是年中副車場後謁房師房師見生名刺卽延入禮畢視生良久問有室否生以實言房師笑曰尊嫂未死現在敝寓生驚問故曰今年五月因公赴省在孔家酒岸傍見有婦人死屍當命水手揜埋以有氣告因救得甦詢其顛末幸老妻同來收爲義女入廉後得見名刺始敢動問豈非天也於是夫妻重聚悲喜交集復以生之冤苦代訴大憲拘獍於縲紲之中獍旋於腦後生疽潰濫週遭尋斃於獄

涼腳會

沈竹巖言永平宣化二郡有涼腳會蓋由遼宋相持之際和議罷兵戎行休息爲涼甲之會滄桑變後訛甲爲腳俗習相沿於清明前後十日無論貧富紳倡皆許婦女華服靚粧坐門首涼其雙腳任人評其優劣甚有撫弄者父兄夫聲恬不爲怪惡俗旣久守令亦不能禁福建鄒生慕遊落魄偶從眾而遊見腳佳而貌寢色麗而鞵寬者不一而足惟一高門穠粧少女窈窕端莊玉貌瑩瑩金蓮窄窄詢之某富室女也鄒徘徊數四蹲而觀

之女竟無嗔，鄒亦知爲畫餅望望然去之。既至寓所，刻不能忘。久之遂病，或有知其情而笑之者，病既久，衣屣質庫，僕隸豪門，瑩瑩隻影，猶不知悔。寓主恐日久事泄，累及於已，遂辭鄒復寓於土地祠。日惟薄粥兩餐，守死而已。當團扇棄捐之候，敗荷衰柳，益其淒慘。綿絮未充，西風日甚，挑燈枯坐，百慮煎心。忽覺彈指聲，啟門見所思之人，珊珊入室，爲鄒歛袖，萬福言自見。郎君頓深思，慕昨夕始得踪跡，背親冒險而來，秘之爲要。倘泄春光，命懸君手，言未終而身倚衾，凋嬌喘畧定。鄒殊意外，猶

疑是夢，揉擦雙睛，定神細看，與初見絲毫不爽。具道病由，難於啟齒。女曰：妾番君必惹邪魔，曰何以知之？女曰：此無它想，當然耳。移時兩情既洽，暫數鸞凰。女枕邊謂生曰：君與妾乘月同歸，在舍畧住幾日，稟明父母，永締百年。鄒接言曰：堂上不允，我將奈何？曰：父母愛同掌珠，必如兒願，倘或不肯，妾有夾室藏君於內，日送三餐，夜同君寢，畧住幾日，妾賺得銀兩，與君賃屋，兼謀衣食之計。不然，枵腹而譚，終成餓葷。鄒聞極贊其賢，著衣同行。鄒本識門徑，攜手而東。女曰：向西，妾聞近後門，且夜深

前門扁鍵啟之不便遂近後門彎環幾曲乃至臥室幸無人覺女推臥室暗門明燈送鄒入屏圍床帳精嫩雅緻鄒甚安每遇食時女攜餅餌棗栗之類言餚酒不敢擅自攜入漏二下女乃解衣自薦日以爲常三月餘女忽攜二百金至曰得矣君今夜便去速置房屋衣物妾明夕必至鄒依議辦理次夕女果至是夜尤雲滯雨意極綢繆舊友見鄒飽食暖衣或有探訪者女曰當君於不得意之時絕無枉顧稍覺溫飽漸次而來妾非惜酒食之貲念此輩終非益友君必欲與此輩交妾辭歸矣

鄒守女訓足不出戶者半年有餘同鄉某狂士也與鄒同時潦倒聞其飽煥復不見客某致書誚責之鄒復不禽某故推門直入見鄒與女分栽菊卉某大呼鄒兄何避客之甚耶女回顧見客狂狀伏入內鄒勉強酬應片刻神志都喪某本乘興而來見鄒唯唯否否頗自索寞託詞而去鄒人後見女裹衾而臥驚喘不能定乃責友之不善問慰良久女方回眸而言曰妾處深閨由來膽小從未見此強橫使人心悸總之君不擇交至有此耳又何究焉鄒覓短僮代步終日促膝房幃食色而

已某自受鄒逯落而後氣不能平一日見鄒門失閉悄悄窺探入室入院漸至臥室立牕簷下舐濕牕紙見鄒方擁女調謔女貌猙獰面且無皮手若龍爪指如鷹距舌似豬脾爲鄒吮摸某驚懼已極哎喲一聲暈倒在地鄒與女急往見是某不解其故灌醒問何以如是某以窺探見駭言之鄒責其誕妄女隔窗連口啐之某無以自明告以它人皆言眼花故耳焉有白晝鬼怪現形若是然亦因此傳說不一時節又近清明女守鄒尤緊言今年晾腳之期君不許出妾本守禮之家失妾二年不

至興訟蓋恐揚其醜也君若遊觀必遭克旣倘有疎虞妾竟弗能救也鄒以爲然於清明日偶立門首聞過路者言今歲嫩麗非常且復具陳百戲攜幼扶老者絡繹不絕鄒心躍躍告則不能往遂往之信步遊觀竟至女門女仍坐門晾腳鄒復蹲於舊處低語誦誦曰汝尚欲我不出汝已先自回家賣俏擬女聞之必笑避之孰料女若罔聞目不畧顧於是細視女左頰有硃砂小痣心竊疑焉是日某探鄒出邀六七同儕之膽壯者觀鄒室之怪以證所言幸門未閉仍復悄悄魚貫而入適女徘徊

卷一
徊院落見來者眾問何為內有善言者謂女曰吾輩皆
同鄉兄相好日前聞同鄉某言見怪狀特來相證女乃
振襟為禮詢詞答之眾退責某造言生事紛相聚訟路
逢鄰埋頭而返眾扯鄰入空寂野店備間所遇鄰素爽
直言上年晾腳時相晤即病即入土地祠即女來即在
女夾室即賃屋即至今日因慙生疑細剖一徧眾亦言
因某所見因證見女相述內一武生拍案叫曰豈有此
理所言之女吾之表妹也晾腳有之斷無斯事且妹色
江而正語和而莊且重門遂室安能夜行多露鄰急謝

失言武生曰不然吾既與足下交善安肯坐視酒畢共
往如係吾妹必成好事否則為足下定除斯害眾曰善
武生藏利刃偕往鄰先破門眾隨入內女失鄰一曰忽
偕眾至知事敗哇的一聲狀如某所言見武生持刃與
之格鬪有時屋瓦皆震膽壯者持銅器擊之助戰鄰舍
聞塵鬧之聲觀之者無算有持叉棒者共擊怪怪不能
勝向西北飛去於是喧傳其異女家聞而患之訟鄰偕
妖敗女行賴武生目擊是妖且左袒鄰而邑宰亦鄰之
同鄉知鄰是舊家子諷武生為媒武生受意為富室曰

妹年及笄忽遭妖孽終難適人不若將機就計因邑宰為媒贅鄒入室既可博縣主之歡心又可培鄒生之舉業倘鄒能上達妹可終身豈非萬全之策富室頗以為然武生請邑宰主婚鄒生入贅會天師法官陳振勳訪鄒於富室席譚妖異陳翌日於靜室設壇作法拘土地神問何妖異神辭查報鄒夫婦相得妖亦不復至

寄所記曰妖由人興鄒如不羨其女妖安得假女之姿以惑鄒鄒復賴妖起病置室因其幻而得近真女且期年不使鄒得羸疴之疾委瑣之症豈非鄒氏之功臣者

乎至與武生一擊不中匿跡潛身又豈非妖中之俠烈者乎近聞朋比者依人宇下一夕酒饌未招忸怩欲去即具哺啜無復閒言較之此妖豈不愧哉

湖州賈

湖州某甲與某乙販紬綾於長沙有年矣甲乙輪次歸里甲歸則乙守其業乙歸則甲亦如之情逾骨穴分財尚義歲云暮矣甲謂乙曰武岡所欠之項原議本年歸楚理當我去奈省內所欠紛紜不可遠離欲弟向武岡一行乙欣然願往甲於是夕置酒為乙作餞豐備路費

竝寫沿途應住應食之店名蓋甲往來多年飯館歇店
皆係舊好因乙初行圖熟識之處以便照應乙因所託
者重且是初行急欲邀功行步甚健至所囑應食之店
腹尚未餒復趨行二三十里方食食畢又行行至應宿
之店日色尚高足且不疲仍又趨行黃昏方歇甲所囑
應宿應食之店皆相錯矣入武岡境時已將曠前至館
驛尚有二十餘里乃就村店宿焉其店週遭二十餘家
店主見乙係外省之人細加盤詰乙又初爲行旅盡情
實告店主僞作驚詫之狀言汝旣討賬必有筆據但州

尊現在查拿教匪凡異言異地之人查明筆據方可留
宿否則未敢擅主乙信爲實隨將所帶查交店主方許
乙宿目尚未合聞敏門聲甚急云是途路染病之人求
寄宿者店主命與乙同榻乙但聞呻吟之聲不欲見其
人聽之而已天色未明店主持燈照戶喚客起早上路
乙乃起主復呼同宿病者呼之不應持燈照之其人無
頭鮮血溢其頸旋呼鄰舍觀而証之謂乙所殺搜乙床
側刀有血跡於是縛乙於暗室天明報官乙至暗室不
見天日惟默誦觀音經咒焉甲自乙起身後算定正月

初旬可回省及至試燈乙猶未返不無焦燥坐臥皆不
寧武岡所欠者來甲始有喜色問乙同來否欠者曰去
臘二十七日令夥攜札到時言甚急迫至所欠之項如
數面交旋聞回省不知其它卽出筆據示之甲驗無錯
遂疑乙攜銀歸里將來必有家信不復它慮武岡州上
省賀節回至乙所困之店不遠似聞叫冤之聲愈聞愈
近其聲愈繁呼住轎聞其聲在店屋之後急拘地保問
誰之屋地保稟稱蔡大順之居大順乃洞庭湖船戶間
於年終開張旅店官領之人見空屋數間屋後有小院

落東北角有小門扃鍵甚銅指使開門地保支吾而漫
應之官疑大呼開門旋有黑氣從門內出呼燭之屍橫
室地乾癟者多惟乙屍有悠悠之息命以薑湯灌之移
時乃甦以手指其口官料其饑給餅餌食之始能具悉
詳細卑之武岡復訊得實捕大順到案一訊而伏返贖
償乙治大順於律

周黑虎

甘泉高鄧交界處有周趙二姓比鄰而居趙居屬高鄧
周居屬甘泉同歲各生一子長皆亡命無賴爲左近鄉

里害稱之曰趙元壇周黑虎云凡遇事有可擾則同心
共往分賄不平則自相踐踏一夕在露筋廟前索詐船
戶遂爲船戶縛二人於桅竿以燒酒噴之使蚊蚋滿身
蓋露筋所產蚊蚋最毒人常爲嘍死二人在縛夜已竟
且周竟無恙趙稍懼而不知悛然二人在甘泉犯法則
匿趙所蓋趙居高郵趙亦如周之法互相狼狽州縣因
有告犯動則關移隸役畏難周趙由是而苟安矣甘令
秦某西人也素審周趙之惡下車卽先行拿獲到案不
問供責四十板名殺威板使其知懼周受責後秦問尚

敢滋事否周笑而罵之秦命取熟炭數十斤潑二人背
趙已不堪周猶飛腳而出秦重周而輕趙不數日趙由
是死秦發周爲總快甘邑快役有三曰河快曰鹽快曰
捕快周爲三快之首名之曰總快一日捕快獲竊賊一
名將過堂周見其人行坐狀卽稟非賊獲者悞矣訊之
果然令問其故曰見坐之時兩腳一環似覓腳搭行又
目無傍顧是書癡而知非賊也秦大重之會上游密札
著秦物色北下大盜燕尾兒賊燕尾兒者身帶血案不
知凡幾京雒數十年卒不能獲秦得札傳周留心是案

周於博場見一人年約五旬而無鬚且五月熱甚頭戴
氈帽又非病狀疑之遂與之博既久戲謂其人曰甚熱
而不除帽耶去其帽見髮際有刺綻其人怒周若不見
其字狀賠罪卽以帽奉之復與之博與之飲與之盟與
之約次日大博當夜稟秦會營捕盜初不知盜卽燕尾
兒也訊得實秦數水滸武松故事稱周都頭插花被紅
擔酒遊於市秦因是遷官周乃隱去識者稱其知機

都天孃孃

瓜步與京口止一江之隔金焦對峙南北朝重鎮也魏

神武耀兵江口曰天所以限南北也卽此今水師副將
帥參遊都守數千兵駐防故瓜步城十有七八皆習行
伍高姓者世代皆充水師行伍有女年十七端莊艷麗
絕無兵家氣習不知者皆以爲宦室舉止大方父母甚
鍾愛之求親者眾父母堅不輕許當其春江花月之宵
鄰家女伴邀遊江岸觀桃柳之姿女竟隨往片時卽歸
倏呼不快向夜刺刺似有同語及晨父母細詢之女頗
微赭羞顏漫曰都天差來言四月二十八日娶兒爲婦
父母以爲偶染邪祟設醮祈禳四月中旬京口都天出

卷一
巡會稱天下最有抬問金鑪高躋等劇遊人鱗擁十數
日乃止二十七日女呼湯澡浴通體著新衣不語不食
鎮日呆坐父母忙無所措心知有異聽之而已至五更
女竟坐化全家哭泣秘不敢言鄰人從京口送差回夜
已深見對岸大船數號職事鮮明燈火輝映隱約見船
桅旗鏗皆書都天良王府字樣觀人神倦及上渡船似
有人言都天娶孀孀至中流見來船牕中坐鄰家高氏
女船至彼岸燈火闐寂深相詫異卽至家聞高氏哭聲
奔告所見高始信神明然

洞庭郡主

舒城葉生岳州守甥也年十七畧窺稗官野史便自負
其才守亦鍾愛留署中伴諸子讀暇時登岳陽樓遠眺
日沒見君山之陽光彩燭天有鏗千百酸熒煌閃爍呼
僕觀之僕亦見焉道士因府署官親置備餽酒款生生
樂而忘返跟從者少飲便醉生伏案睡去恍然間駕一
葉輕丹經綽於湖波之上漸至中流見龍舟鳳舸燈禽
火獸皆非習見船頭有若太監者二人連呼郡主傳見
生離小舟依欄接檻而登見艙坐麗人約年十七八似

畫圖中仙子模樣冠鳳尾冠衣絳綃衣羣婢數人簇擁而坐太監跪一足而啟曰葉生至一婢傳生入船生葡伏不敢仰視婢曰起起生遂起命繡墩傍坐婢曰今夕乃郡主伯母孃孃同羅浮仙子赴瑤池慶中元令節返山命郡主祖餞故縣燈張樂於此仙子去郡主憐爾書生未識水府富貴得招之以廣眼界言畢呼太監曰演太監向湖中曰演招生立船頭觀滿湖燈映如晝百戲具陳魚龍起舞鸞鳳和鳴正觀望間忽置一席餚酒羅列芳馨異常舉箸皆世所未有戲畢婢持杯酒致生前

席曰郡主所賜洞庭春酒飲之終身無疾病復持匙七貯物於中曰此赤鱗睛也食之上壽生飲酒食睛肥嫩鮮馨覺有物似骨吐於手而觀之光華奪目遂匿之婢與婢低語曰是兒無福耳生不解所說向侍立者曰管人云洞庭張樂想卽此耳然洞庭君女被罰看羊倩柳毅傳書果有之乎言猶未畢聞郡主大聲叱曰何物小子敢揚吾水府醜事吾水府原與塵世無異奈塵世弄筆之徒闢空捏造褻瀆神祇罪在不赦汝小子應讀聖賢之書循規蹈矩何得以勞搔之士所著稗官野史作

故實而譚真殺材也速以寶劍取爾頭來生聞駭極大恐而覺身猶伏案漏四下矣初道士見生醉臥未可驚動至是呼其僕從送溫湯與生漱口適府署夫馬尋至生乃婦形貌若癡明日守聞疑有狹斜之行旋見其形神恍惚呵責之生具實告竝呈魚目作證視之徑寸珠也許異之伊舅性復迂腐以爲至寶留之不祥翌日設奠祭告畢投珠於湖劉敦元聞而作投珠記傳奇以嗤其舅

其舅

澧州某精於扶鸞自稱絕世竝言符籙二種有專符有孤符專符乃專請何仙何神孤符乃遇過往仙佛神鬼皆可孤而致之好事者問其休咎往往有不應者某狂郊城有願請孤符者適王靈官過遇符孤至此壇靈官性急問禱者曰爾有何冤速當告我禱者駭極連呼不敢靈官怒曰汝敢侮慢吾神以鞭亂擊鸞盤鏗然有聲某慌忙焚燒退符詎忙中有鎔仍焚孤符適雷公電母遇符而止轟轟之聲灼灼之色靈官又以鞭聲鎔雜其間室宇爲之動搖一家駭極旋見火起賴鄰廟道士誥

是術急焚退符神乃去而扶鸞之屋業成灰燼某由是
無問津者落魄江湖潛究其術襄城縣某宦家子頗尚
奇尤好圓光請仙等術或薦某至襄城懷刺請見宦家
子見某縑襖以爲窮而投我反瞋爲喜旋給其鮮媵衣
食問何技某以請仙對宦家子大悅或有譖其前事宦
家子曰火災數也安得以已定之數遷怒於某耶請勿
復言姑試其術於是洒掃淨室安置鸞監問專請乎隨
意請乎曰隨意某乃載琴虔禱焚其符籙移時乩動判
數行曰吾乃前明曹秀英家零陵行三人多稱曹三姑

孃家君常教以習字遂能小詩詞未聘遭獻賊慘戮全
家上帝巫憫乃得游魂任其飄惚將往峨岷爲符所擾
君家何事見問知則告之宦家子曰上仙旣遭獻賊之
慘必審獻賊所爲未知與稗史所傳有異同否判曰妾
雖女流稍明大義獻忠本上天惡煞與闖賊同歲而生
天限一紀了其殺劫孰料獻忠妄殺多人上帝震怒故
受慘報或曰上仙女流獻忠淫惡安得擄而不汚曰獻
忠嗜酒好殺財與色不甚重也所蓄姬妾悉皆倡伎蓋
欲其歌以侑酒凡得良家婦女或放或殺或譖妾識字

不祥遂與諸婦女斷足雜以油蠟爲朝天大燭謝瘡愈也宦家子本好事之人命妻妾挽留再四復判云妾無拘縛留住亦無妨也由是親友問子問病間亦有驗有蕩子趙某以褻語淫詞迷封甚固託言隱事務求指示判曰二更後東廂套室可也趙私喜以爲得計趙有妾名紅兒者與鄰子有私是夕密約鄰子會於東廂套室趙於二更後持燈獨往見妾與鄰子正在酣暢之際醜態難言託病謝客亂亦不復降矣

蔡綏之

蔡綏之者先君子之劣僕也先君子喜蟋蟀戲常使蔡撲搦之蔡撲搦旣久能知蟋蟀之良否良則蓄之否則棄之久而知蟋蟀之色之良否久而知蟋蟀之聲之良否一夕請假視母宿於家夜靜聞鄰家院落蟋蟀之聲甚良踰其垣而物色之及至鄰院不復聞唧唧聲惟白鴿二隻舞階下蔡遂捕鴿鴿入內隱去蔡見堂停一柩似有人跪拜狀傍立一雉甚巨觀望間其母呼蔡曰兒何往鄰室今夜回煞當速避蔡聞寒毫直豎口噤不能言遂顛頓廊下見跪拜者隱然而沒雉身忽高丈餘將

啄蔡賴其母強健呼子無應攜杖踰垣見大雉將啄其子奔命大呼以杖亂擊蔡亦棄勢擲磚石以石煥中毋額血出雉見血始懼向空飛去母子亦委頓不堪天明鄰婦見蔡母子知與蔡鬪心猶怏怏蓋吳俗重煞稱之曰殃神相沿傳說古有二神雉狀若雞雌形如雉亦五通之流亞也宋太祖殺其雄斯厲稍減當熾時敬祀不恭舉家受其殃或病或殁是鄰聞蔡母子與殃鬪心怏怏者蓋恐其復爲厲也

記所記曰殃神之說本屬荒誕至宋祖食雞面赤尤屬

齊東野語然鬼神之道信則有之余外祖生性不妄語嘗言七八歲時依太夫人在親戚家觀行僧施食放瑜伽磬口夜靜聞縲紲之聲又親見殃神殺人無算蔡綬之頭面身體青腫數月不至於死幸矣余自擊脊山左山左無回煞之說絕無殃之形跡豈不信則無哉

畫妖

山西介休縣某乙與某丙同赴省試寓按察司前夏末秋初單衫摺扇信可娛樂且試期尚遠終日在大中寺及鼓樓街書鋪古翫局閒逛偶閱新刻上科闈墨購一

卷一
卷丙指數處曰不佳乙曰渠文不佳現已魁於鄉里我輩猶自遂逐真可愧也且論且行見衣鋪懸挂秀才芹服丙笑曰吾兄今歲定釋是服矣忽有老嫗從後曰相公買畫否二人展其軸是青白二妖小像媚谷可愛以數百錢購至寓所張挂於臥室之壁每晚對酌必以酒奉二妖作勸飲狀丙忽曰嘗觀小說中有清書畫媿人一節言以百草灰和酒澆之復以綵絲繫臂卽活若二妖真能離紙弟與吾兄各寢其一豈非媿事雖妖何害乙曰足下知有清書畫媿尚知有真真否然真真須呼

喚百日方能下紙恐足下情急百日不能待耳譚笑未已紙上窸窣有聲似有動意丙駭極欲扯而焚之乙凝視良久曰足下疑心耳乃各就寢丙心疑翻覆不能寐忽耳畔小語曰君真思妾何須灰與絲耶丙懼呼乙乙不能覺復大聲連呼乙雖醒口誦誦讓丙曰吾正與自孃譚笑汝何故惡呼敗吾好事該打該罰丙聲息猶喘汗沾背被哀請明燭相告乙猶恨丙曰汝又欲見媿人如此害怕豈不大難次夕乙復持杯向畫囑曰卿不見棄對飲何如揖之揖乍興見二媿人微笑立案側矣丙

見之伏案戰慄不能仰視乙膽壯謂二人曰卿真畫中
人耶穿素服者曰非也妾許飛瓊侍女也指服青衣者
曰此萼綠華侍女也吾二人適有事於南嶽夫人道經
此過見郎君輩情根不淺故相見也至云青白妖乃好
事者傳會者也曰旣青白妖事屬子虛卿又何羨乎貌
其貌而服其服也曰妾二人因君輩艷羨圖中形貌特
投其所好耳倘別有所憶妾亦能爲曰卿真能幻化免
吾輩之疑心可也曰妾輩仙質憶之卽可曰日間見大
同新來二女心頗好之現住撫院衙門東衡衡弟二家

宅後言畢二人倏不見一炊許二女至矣形貌裝束與
所憶無二丙由是不甚懼矣信以爲仙洗醮更酌謔浪
笑傲至於燕寢與生人不別乙嘗聞妖不能見旭日鬼
見日無影之說戲拉二女至日中二女不但不懼且有
影遂置箏琶笙篴使其吹彈歌舞間有過訪者亦不畏
避乃詭詞爲女伎也是科報罷同鄉者催婦竟戀戀不
能忘情久之用度不乏皆二女之所助也且無羸疴瘦
損之患久住生疑有居鄰之虎兒冠者張某利其財色
控丙乙於有司以爲白蓮教羽黨有司亦頗疑之貸乙

與丙丙乙懼女曰無害君輩且婦所遺訟事妾二人當
之乙與丙婦縣差果至二女泣訴於差兼以厚賂差乃
以張某羨意告二女二女挽差願婦張喜女至欲與
之狎二女皆拒曰訟平可耳張賄有司以挾嫌自任訟
乃息當乙丙婦父母責其流蕩忘返丙乙長跼陳顛末
竝以畫獻父母展軸觀以爲妖遠焚之焚畫之久張某
處不復見二女矣

么二三

揚郡有女光棍名么二三者常著男子衣服首不挽髻

雍髮留頂爲辮戴帽遊於市通身男像惟足三寸許愛
蓄畫眉鳥籠而攜之於茶坊酒肆與無賴輩稱兄喚弟
以至鬪雞走狗聚賭窩娼無惡不作官或訪拿到案枷
責亦不畏凡同類遇有患難未嘗不赴湯蹈火以相援
救故同類深相敬愛雖與同類行喫坐啖然絕無苟且
之行同類亦不敢相犯常蓄二少年數秦良玉所爲呼
之曰男妾遇有不平輒挺身挫其強橫西門外地名獨
樹村有孀居撫幼子貧苦而貞鄰村某素稱暴虐有覬
覷孀婦之心恒調之婦詎而訟某於官官因其貧窮且

無証婦理遂不能直某由是放膽而伺其隙也常欲持
刀逼婦適么二三牽犬出城見某面有兇狀強邀之問
何往其人語言形色絕非無事者可比疑而寄大獨坐
村肆沽飲至二更月色昏黯見其人鬼張鬼緻初疑其
為盜賊躡足於其後至孀婦家劈門而入遂隨之婦聞
響動披衣以起詎詈哭泣見亦呱呱其慘莫忍某猶笑
曰夜深地僻喊哭何為截刀於堯抱婦行強婦掙扎不
能動以首觸胸某見其實意不從揪婦散髮摔婦於地
回手覓刀刀已入么二三之手忽見月明如晝曰天助

我也乃執某足拖入院落某揪婦人不放么乃大呼好
賊向左腿一刀某負痛放婦忽從右臂一刀血如泉湧
哎嗷之聲不絕知無能為乃呼婦人燒鐙謂婦人曰我
么二三是也日間見渠面帶兇狼尾蹟至此明晨送官
我之証也請勿懼婦人聞而感叩不已天始明邀鄰佑
坊保同置某於縣訊治某罪令愛其能簽為捕役會省
失帑項數萬餘兩大吏嚴飭各府州縣查拿甚急令傳
么面諭給票好語獎飭復以五十金與之作費限一月
必獲否則比責不貸么請曰現枉通省張挂賞格是不

欲盜之入境勢在遠颺責亦無益不若盡去賞格示其
無事冀可獲也日上憲限迫奈何曰一月可矣么乃懷
金博飲日夕行樂毫無辦公之狀或有譖於令曰么本
女流託以重任且與多金聞其終日飲博望事濟難矣
令不以所言爲然曰姑俟之么一日至南關河北素稱
賭局者之家見局有僧披髮金箍因賭與正豪之際摸
弄其箍髮際似有字跡么播人與之博大顯其貲僧初
因小博于文而已及見么出重貲乃亦出所懷大錠與
博一擲么勝得僧之大錠再擲么北乃以已之大錠與

之蓋欲易其銀也不三五博託饑索飲食與僧勸酬與
盟隨邀僧入妓家飲囑妓家款留勿放持銀稟令視銀
無錯會營捕僧訊實解省上憲復訊全贓具在上憲喜
令令歸功於么上憲惡傷風化將治么與僧黨同罪令
不忍願以全家保土憲怒令異已復受盜巨賄乃陷令
令憤極得暴疾卒下么於獄幸獄未具而上憲瓜代後
來者廉得其情黜么於獄么備冥器哭令葬所不飲食
者數日死好事者歛貲葬么於令之墓側以爲令之姬
妾云

照井

狄道州陳姓本宦裔家道中落生二女皆已及笄長女雲英受聘未字次女月英尚待聘孳通翰墨喜聞人唱七字句小說以爲有佳人必有才子室後有小院落院有小亭不時爲姊妹消遣處也時當暮春聯袂而往憩於亭欄之右和風習習靜鳥嚶嚶方碧桃綻粉赤藥含脂月英忽笑呼其姊曰昨觀方書言女國人皆照井而生真乎僞乎雲英亦笑而戲之曰階除有井汝請照而試之月以纖纖貼雲腮而連動曰羞羞雲急拉月至井

邊曰汝照汝照姊妹低頭照見井水澄清如鏡井底有少年甚都月曰彼向姐姐笑雲亦笑曰賤人胡說彼向你笑失手一推撲通有聲月落井矣雲慌不自持汗如雨下大聲喊叫母驚問故月詭辭妹因摘花悞墮井中母急呼人打撈女屍氣已絕矣雲由是驚悸成病懨懨而醫藥罔効飲食大減忽於矇矓之際見妹與綠衣少年挽手而至曰姐姐別來何瘦至此耶妹自入井底頗亦不惡已與此君偕伉儷矣雲見少年未免有羞澀之態而少年佻達良久遂爲所污由是來去無恆來則必

盡床第之樂數月後腹膨膨然面黃骨立母疑有別故防範不疎復忖其足不履闕外外人焉得入其室耶詰之甚乃以實告母知爲妖延番僧禱禳喧傳事泄夫家訟於官求離婚官因宦裔設法勸諭夫不能平官不得已傳母女後堂使夫人詰其故旣得實官至其家命泐人入井塞其泉源車乾其水見一巨鼃曰此井底鼃也撲殺之焚燒之際腥臭延數里訟息婚離雲未幾產鼃數十頭跳躍而去亦無它恙

仇八姑孃

仇八姑孃者龍陽君之苗裔也其父母連產八胎四兄三姐此其八也四兄皆殤三姐俱存蓋近算年產子仍恐其殤匿之曰女故以八姑孃呼之幼隨諸姊傅粉塗脂五六歲學諸姊裹足不與裹則痛哭不止父母旣溺愛聽之而已教之讀則一字不能識教之繡刺則一見而精十三四尤愛挽髻著婦人服嘗隨諸姊出遊雖至戚亦莫能辨其爲男也不數年父母相繼歿諸姊出嫁家雖不乏衣食然寂寞門庭實難存活不得已招表兄同住表兄丁素無賴鄉里所不齒者聞招卽至一口謂

其表兄曰昨夜夢甚奇夢花轎鼓樂言富室娶我爲婦不能自主過門行夫婦禮合盃後偷覷其人黑胖麻鬚不勝驚懼及解衣就枕任其無禮穀道至今猶津津焉丁本酒色之徒聞搖艷之詞見柔媚之色慾火延燒無復顧名思義登時與之作後庭之樂從此則夜無虛度樹欲靜面風不寧矣復招三五少年口與之博夜與之寢一夕少年笑曰觀卿有天人姿惜多二聲瘤耳仇卽回眸曉其少年曰儂欲去此久矣曷不設法去之少年曰恐卿害痛曰寧受痛願去此物轉覺暢適少年爲頁

麻肺湯定疫散竝純綱利刃是夕飲麻肺湯於神色昏迷之際少年遂持刃宮之血乍出急以定疼散糝之數日後始能起立數月從始得平伏其光景真婦人矣少年約仇觀劇於市適有司過見仇而大驚曰焉有女人而有瘡喉者此必人妖旋繫貸堂訊供稱女人傳鄰舍問皆曰女人復傳稽婆試之果然始得釋雖釋而肝膽碎裂病焉丁見病深蓆捲而去無何病已惡瘡舉發有人人揜鼻之慘形貌旣衰衣食不敷後遂爲人縫裳執爨而已

記所記曰陽化為陰六爻成否家門不幸否之極矣然亦未嘗非祖宗失德之所至也當有司案治之時轉賴宮其勢而獲安皆以為孽之幸非幸也餘殃所未盡也及丁之所攫孽為孳婢遺臭又十餘年豈非數哉觀其所由積功德於子孫者勝銀錢田產竟不知幾十倍矣

兩牕寄所記卷一終

兩牕寄所記卷二目錄

甘泉 謝莖 佩禾

瑤池仙女

伎形相肖

聖姑廟

姚城

陳侯補畫

縫窮婦人

王樹勛

紅蘭君

石尼

芸草

任庚園

崔馥芸

桂珍

中州浮屠

丐婦

駱六兒

東方生

洪洞劉生

李賽兒

尤三姐

馬又蘭

詩謎

鑑草秀才

雨臆寄所記卷二

甘泉 謝塋 佩禾

瑤池仙女

張訊查言中表兄弟鄭生某淮北嗟商子也素稱饒裕
性駿而蕩且吝晉愛樓居所積貲非元寶不蓄累至數
千錠日夕摩挲殆遍嘗讀潘妃傳步步金蓮花乃置元
寶滿樓板使愛妾步其上以為樂復置千兩之大元寶
二錠與妾對坐而飲無何置萬兩者為燕寢之具聞之

者無不嗤其惡俗渠方爲獨得之奇忽一日有老嫗從天而降生方坐元寶上命婢打扇嫗不爲禮坐對面元寶緩謂生曰郎君今歲當得子然徧視諸媵無宜男像袖得赤繩當爲郎君繫一仙子可一索而得男生見嫗從天降愕然久之復聞得男喜不自勝問何求可得嫗曰天上無是繁富願請郎君所臥元寶攜歸瑤池與眾仙女觀之誰有夙緣即可乘元寶而至生憶萬兩元寶嫗何能攜遂笑應之曰可嫗復曰郎君三日後當備花燭酒餚以待言畢挾所臥元寶若包袱狀被之蹈空冉

冉入雲而去越三日果有玉人身坐元寶自天而下異香滿室鸞鶴和鳴生振衣拱立嫗亦至曰此瑤池第七仙子也但天士人使僕婢見之不祥生飭僕婢去竝去其梯級嫗謂仙子曰如此炎天婢僕又去何不與郎君解衣作歡喜佛狀了此情緣仙子曰可嫗爲二人解卸衣帟赤體相對仙子曰良宵佳境那容虛度嫗曰仙子情動乎曰然曰曷不臥以待之仙子乃仰臥大元寶上嫗復謂生曰速去生於解衣時魂魄業已喪盡惟觀其滄蕩乃爾神思昏迷欲爲人而不可得矣仙子見其無

所能爲大發嬌瞋謂媪曰吾固知塵世男子多銀樣蠟
槍頭況駭物爲元寶所悞宜乎無後可速速將元寶摔
去媪卽向空摔擲且碎且曰阿睹物累人不淺然後仙子
空中似有接遞之狀登時以所有摔擲而盡然後仙子
從容著衣坐萬兩元寶媪坐千兩元寶凌空大笑而去
記所記曰幼聞鄉顯者言山西巨富某翁八月十五夜
見天門忽開鶴背一道士自天而下至翁前稽首曰紫
府梁壞玉帝勅天財星備金梁上用翁知有異乃曰金
梁難備銀梁可乎道士曰奏而後可移時去天復返曰

以銀梁易闔苑之金梁可矣問何時來取曰上界一日
卽下界一年明年今日備而待取問長幾何曰三丈問
鹿_鹿幾何曰合抱翁以銀數十萬兩命匠鎔鑄如式越年
及期道士仍從天門開處乘鶴而至互相問訊畢曰梁
已備否曰成矣曰請觀翁乃邀至鎔鑄之所道士出袖
中繩尺量度喜謂翁正合矧獲上帝將增無極之壽言
未已仰天呼曰取取忽飛二鶴來以喙噙梁之兩頭飛
入天門道士拱手隨鶴而去其時鄉顯者牧於晉聞其
事而疑之與同寅之好事者請假訪察尋於僻縣亂山

卷二
之中聞羣盜斧鑿之聲甚巨竊窺得實密稟大吏盜盡
獲顯者亦猶是而達茲鄭商所遇嫗與仙子與道士先
後一轍非牧令無顯者之能實盜之有倖有不倖也雖
然盜之倖與不倖是誰之咎歟

妓形相肖

清淮賈人常眷一妓名素芳居大河之南性愛著編素
藝蘭數盆終日靜坐若處女然訪之者往往以病謝惟
賈人來焚香操琴一曲或請賈唱崑曲一節自擬其姿
蓋賈者非世俗之賈者也有暴客嫉賈造勢不兩全之

蜚語素卽毀其跡委身於賈暴聞尤嫉思中傷以快其
心會改七鄉來清江賈與之有舊丐七鄉爲素芳寫貌
裱背時幃之店壁暴客見之曰計得矣暴充淮揚道河
南某公轎役某公眷屬出暴常見之是容髣髴公之新
收妾也妾亦媚也暴詭言於店公適見此小像倍觀卽
返攜像至署倩女僕進言賈人窺新姨貌圖形於市殊
非雅觀公怒責新姨新姨舍垢將死賴幕賓爲公言是
圖乃改七鄉所畫七鄉現枉清浦召而問之寃可白公
稱善改七鄉見公言寫貌之人去署不遠盍招之及至

使與新姨竝立不獨形貌相似長短肥瘦手足行動無一不肖及問生年月日時亦相同公奇之使新姨諭素使賈充河兵不三年為守備官公之力也而暴亦無如何矣由是素與新姨稱姊妹行清浦諸妓無不豔羨作佳證焉

聖姑廟

婺源齊彥槐言南嶽道中有聖姑廟竟不知為何神初因女巫降神於邵姓家謂邵姓新婦係南嶽夫人之侍當為聖姑義女聖姑降附新婦言人既福悉中於是遠

近來觀者口無論數百皆能識其名知其所問愈神之新婦媿而豔每一啟唇百媚俱生且其言頗應驗好事者議建廟科派無怨廟遂興巍峩壯麗較它廟有差惟正殿設虛座凡有所請新婦始升座儼大吏問案狀猶多香花蠟炬鳴鐘擊鼓之盛一日新婦靚粧呼廟祝及巫傳語今年三月聖姑攜女出遊歛錢賽會約費數千緡其錢由聖姑派貧與富多寡不一民竟無敢匿新婦漸驕憎夫蠢言神體不應與塵俗子伴另買農家女為夫之婦嗣後遇祈禱中媿男子託受秘訣遂留宿習以

爲常有黔省少年遊於廟兩情相悅神其說少年乃王
皇所謫之香案吏也留住數月以積賞爲少年納粟得
爲令選閩省新婦與俱往知之者控娶妖婦大吏廉其
實奏參黜職廟由是亦不復興

姚城

城字侶梅桐城望族也畫絕精寓蘇州葑門紅杏橋西
張公別墅其中有挹翠亭四壁嵌空三面臨水漁舟畫
舫錯雜其間寒山香阜參差排闥四時煙景秋月尤佳
侶梅邀同人濡豪染素把酒裁詩竝訂中秋之約至日

同人無一至者徘徊坐立忽獨吟曰月滿一亭閒秋空
山色老續句不能得倦伏而寢見一葉輕舟載麗人至
登岸入亭翩翩有絕世姿視城所作曰爲君續成拈筆
立書曰故人期未來天風鳴樹杪城觀之大驚問從何
來麗人笑而言曰君後自知妾寓不遠奉屈一顧稍慰
岑寂城遂往見所寓有似衙署四壁書畫小園松菊幽
雅絕倫正觀望間聞後室喚妮子之聲甚厲膽怯而醒
見案頭所續墨瀋猶新心頗異之不數年選如臯主簿
入署尤景卽麗人所言之寓所也意必妖崇緩尋其跡

一日喧傳署後空地掘土有古棺數具議將焚之是夕
夢麗人責之曰君既爲民父母何忍心若是雖然妾安
君妾妾不安恐君亦不能安矣城醒後秘不告人翌日
爲之添土至今無恙

陳候補畫

侶梅言江西陳某在江蘇候補有年門庭冷落惟以詩
畫自娛偶因悶極微服而遊值驟雨避雨於獸環之下
重門善然有雛鬟出謂陳曰君胡不畏雨耶延之入陳
入見室壁懸古書畫數十幅皆宋元名手惟末幅係陳

所作陳甚疑鬟以茶獻詢鬟之主人爲誰鬟曰主人山
右人嘗官廣東提督隔歲病故夫人與公子扶柩回籍
此僑寓也惟小姐與婢子居之小姐性愛畫壁間皆主
人宦囊所購陳指末幅告鬟曰此余作也鬟欣欣然入
內復出傳小姐意備牋素乞畫陳盡生平所學畫竟請
見移時鬟捧小姐姍姍其來天姿也畧通慇懃而返兩
不能止漏已二下陳見室傍耳門隱隱有燈光趨而視
之小姐臥室也小姐有嗟歎聲鬟曰若此君配小姐豈
非妙事小姐默然陳聞之情不能自禁闖身入而求歡

卷二
小姐嗔而從之凡薦枕蓆者十餘夕一夕雛鬟破門聲甚急連呼小姐起起復耳語片時小姐泣爲陳曰吾母與弟回矣可速去臨行贈古畫二卷朱鍍二十笏緘一封陳踉蹌回寓天明視其銀銀也視其畫畫也視其緘而啟之詩也讀其詩曰憐君書畫本如仙託跡來徵翰墨緣後去若思重握手碧城西畔聞峰前陳不能忘其情再尋門巷扃鍵甚錮詢諸鄰舍云此門不開二十餘年矣陳愕然久之然卒賴此銀得補某縣佐

縫窮婦人

桐城某生舊家子也潦倒京師依顯者志在溫飽耳顯者教生讀書生喜詩而不喜帖括顯者惡之踪跡乃疎無聊時與門前縫窮婦人戲婦人不知其自來約年二十餘頗有姿亦樂與生戲門子於是醋生惡生遂譖生於顯者生不能自安辭顯者出僑寓琉璃廠餅肆困甚縫窮者忽至出銀數兩衣數件鞵鞞被褥數事竝約十數日後尚有館地相薦生旣愧且赧而漫應之十數日後縫窮者果來欣欣然攜鞵帽而告生曰速乘車過某衙謁某翁某翁長者也當禮敬之生遂往謁某翁真

長者一言相合萬事相託生由是依長者矣越明年長者曰近聞山西某令陞絳州知州出京時有僧項五千餘兩汝能持券往討否生願往未匝月而生攜本利歸長者喜置酒謂生曰此項入廢券久矣汝能取之汝之財也當爲汝緣例納粟除一縣令吾之願也然薦汝者縫窮婦也吾早收爲義女汝能不棄吾爲汝作伐亦願爲而婦翁也生長跼不敢起果數日後除江西某縣令縫窮婦山是稱孺人焉顯者聞之咋舌

王樹勛

王太守樹勛世所稱王和尚者也和尚幼孤居揚郡之召伯埭爲髡者養子期年不能善髡者業遂之賣蘭州於度日或有勸爲僧者遂爲僧由是以和尚稱之入都與一品門子交善乃得挾浮屠術遊於公卿之門公卿頗有愛其術而皈依者門子懼勒令還俗名之曰樹勛由是以樹勛稱之薦樹勛於山東巡撫會西陲有警山東巡撫奉調督陝西軍樹勛從戎矣探賊匪重道家術樹勛扮道士入賊巢殲賊渠首級以歸巡撫上其事以功除襄陽太守由是以太守稱之尋調漢陽太守某官

入都過其郡橫加需索靳不與銜之入都後暴揚其根
抵御史據其言彈之太守遂落職發往伊犁歿於途初
從彭者時目不能識一丁衣緇後能識字能作壁窠大
字能轉梵語而爲詩詩雖不佳亦可謂能矣
記所記曰近間有堪輿家善相陽宅與人經樹勛故址
敗瓦頽茅其人戲曰此宅何如堪輿量步度形謂此當
生二貴人一不壽一不能令終問者歎其術精蓋樹勛
依彭者時崔姬帥其子景高居之崔雖望族瞻足者絕
不一顧母子伶俜售真錘以存活然景高素負大志十

五歲習銀錢業嘗失青蚨一貫主事者責其不謹披左
頰景高願償主事者以爲挺撞復披右頰景高歸辭母
之郡城傭工查氏久之主察其勤問夙習業以銀錢對
主卽命專司是業未幾有控查匿私鑄數百貫有司貸
查景高願代訊查義之爲景高納粟爲國子生所得羨
餘復歸景高不數年景高以所積貲緣例爲郎選廣西
永康州牧永康乃苗獠之境最稱難治景高治之裕如
也大吏卓其異將越次陞署府事未之任卒

紅蘭君

卷二

十

卷二
南通州廩膳生員魏夢叟授徒於石港之秀水園園後
有樓夢叟喜讀書於樓一夕月色橫空花陰掠地聞環
珮之聲心竊疑焉不移時一女登樓笑而言曰先生得
毋岑寂乎魏悅其嫩遂挑之女亦不甚拒嗣後無虛夕
矣既久勸魏修道魏唯唯忽書一詩示魏曰將軍含笑
賣吳鉤不願封侯願黑頭翻笑黑頭人不悞仍從世上
覓封侯款署紅蘭君三字性不飲魏強之飲復吟詩曰
一醜蒲萄助小妍笑容光動玉樓前悞遣羅帕遭狂態
肯向人間學醉仙蓋魏於強飲時匿其帕也往來十數

年一日引魏至百尺橋邊見花數片隨水而來乃謂過
此則脫盞而登仙籍魏以母老辭曰此一別不復會矣
魏歛歎問後事曰三五耳魏時年三十果以四十五歲
卒

石尼

錢香風撰石尼記言尼乃泰興洲民石氏女適同里華
姓姑張素克悍且有穢行惡女之不類已尤恐泄其所
爲初諷之繼譴之繼則呵叱之詎諄之鞭撻之無所不
至矣女惟敬謹而已張猶以爲匿怨僧損油器而夏楚

之以肩擔擊其額血暈乃止張尚不知懼罵詈號泣無
寧暑張之夫女之夫弗敢與聞也夜靜女始甦度不能
容遂暴創啟扉從蘆葦中匍行七十里達江都界訪移
花冢蓋莽有素識老尼求祝髮焉當是時石華二姓訟
已興矣或傳女被毆斃後繫石而投諸江泰興令李君
鋤余屢加研鞫案雖具終以不得其屍爲不善命善泗
者汨沒之善偵者踪跡之冀得其實以成信讞居亡何
廉得其情一訊而結觀者無不稱快其女仍皈於尼故
稱石尼

芸草

鄞縣錢氏女名繡芸乳名樟姐范茂才邦柱室邱鐵薌
太守內姪女也性嗜書凡聞世有奇異之書多方購之
嘗聞太守言范氏天一問藏書甚富內多世之罕見者
兼藏芸草一本色澹綠而不甚枯三百年來書不生蠹
草之功也樟姐聞而慕之繡芸草數百本猶不能掇繡
芸之名至此殆父母愛女甚揣其情不忍拂其意遂歸
范廟見後乞茂才一見芸草茂才以婦女禁例對樟姐
則恍如所失由是病病且劇泣謂茂才曰儂之所以來

汝家者為芸草也芸草既不可見生亦何為君如憐妾
死葬閣之左近妾瞑目矣邦柱擇地與閣址相望而葬
是夕夢茅屋數間繞屋梅花約數百株中有呼之者曰
梅中人梅中人視之樟姐也邦柱感其情即以梅人為
字不時遊於葬所倏忽塚生新草與芸無異或謂一靈
不泯情所幻化者其信然乎

任庚園

范廉泉仕義雲南保山縣人與石屏州人任庚園名慶
芝者為文字交最為相得廉泉春闈捷後宰江蘇之寶

山縣時庚園至把晤歡甚叙故鄉事未竟倏而言別范
訝而問焉足下不以我為知己何至不辭萬里而來足
下若以我為知己又何行之速也至有疏忽不責為幸
任曰非也既稱知己何嫌之有吾所以不辭萬里而來
者求足下作墓表耳且有別後所著託為點訂言訖形
容慘沮又諄諄欲別問何所之曰之杭州問何以故曰
瑣事耳范知不復可留送任至吳淞江口一揖而別未
踰月杭州訃至廉泉哭之痛卒依所請

崔馥芸

馥芸松江府小吏女有姝色工刺繡小名福兒母王愛
憎之使就塾乃名馥芸年十六通六經論語兼擅書法
鄉里有與議婚者女聞之默然其母乘閒諷之曰夫婦
之道人之大倫也況汝之才貌若是焉有終身而不字
者耶女羞澀合涕而言曰兒讀書麤解大義凡女子適
人畧不選擇一墮惡道終身弗能救語訖嗚咽失聲母
遂不之強其時有錢生香甌淞之鄞人也司奉賢令刑
章事往來三泖間聞馥芸賢挽女之親串聘而爲室過
門後酬倡無虛日年二十忽病錢爲之前劑祈禱女一

夕喘甚持香甌手淚泫泫而緩語之曰兒不起矣兒前
世爲金壇白衣觀音廟道士因細行不謹罰爲女身罰
將滿更不審轉生何所但夫子綺情太重非所宜然今
而後當虔奉大士以勵修持獲福無已連呼珍重而卒

桂珍

李君小蓮慕遊泰興泰興有伎名桂珍者本世族家無
擔石鮮兄弟父母老邁不能保其名節者爲其親耳嘗
爲某商外宅舉止行動無循衎中氣未幾商拘於內終
年弗一顧窘甚或唆其持攄訟商女聞之不語良久泣

數行下謂若雖無情亦未嘗負我何忍反噬況遭此不
倖往往愧悔於床第之間若再暴揚醜行更何面目見
桑梓乎小蓮因其貧而卹之曰卿才貌無匹何門前冷
落亦無匹耶女曰嘻君豈不聞妾輩與高僧名士同一
轍耳夫爲高僧者必先廓其廟宇通其聲勢交其胥吏
及豪門厮役然後乃學石鼎烹茶松壑煮芋於是達官
長者靡不以高僧目之所謂名士者亦必華其衣服高
其家世滿口雌黃目空一切然後僧徑請託橫截要津
顛倒是非混淆黑白今而後可以稱名士矣至於我輩

不過狐鼠相若固宜粧隨時世且要拈絲吮墨強作解
事其次則倚門賣笑登床獻媚當履舄交錯之際僭嬌
瞋以彘惑其心夫如是名雖不欲噪而不可得矣雖然
妾知之而不願斃其所爲實因遭家不造亦由名士之
磊落不羈高僧之自甘澹薄者也又烏能與廓其廟宇
華其衣服者同日語哉小蓮本擬嘲笑而來及聞斯論
肅然起敬訂終身焉

東門氏曰予最不喜與名士往來正爲其假耳讀此輒
呼快

中州浮屠

浮屠自言乃中州巨族性好客有座中常滿罇中不空之雅不數年家道中落親族不之卹遂因素所識者相聚爲盜專攫貪汚贓橐積數萬金納粟爲州牧蓄姬妾數十人能音樂者過半初不甚讀書條而能書能畫又能爲詩興到命姬妾輩吹竹彈絲磨墨拂紙有氣蓋一世之致稍不稱意輒焚之親族小有饑饉及婚喪無力之家惠贈有差因觸前之弗卹者所忌訟其不端幸無實據由是悟人心之可畏析其貲產與生子之妾未生

子者遺去題一詩於壁曰一棒打開花萬朵九枝燈放光明火照徹如來萬象空滿座蓮臺一個我題畢削髮披緇爲浮屠氏矣

東門氏曰此僧根柢甚深此文老幹無匹

丐婦

徐州徐氏螟蛉子眇一目行四人呼之爲徐四瞎性嗜飲博父歿後兄嫂嫌其非類訟而黜之被黜尚蒙徐氏姓爲同里舊家子効犬馬焉一日博負數十千詐言娶婦乞舊家子助如數貲償博費然無婦無以對舊家子

見丐者婦日乞於門招問其夫爲誰曰亡之矣曰爲吾婦可否婦不語亦不去賭是日博勝以所得貲爲婦市舊布衣袴稱夫婦矣賭重財至男女之道醉翁意耳欣丐婦十餘日猶同床各夢婦曰子以我爲賤不當以我爲室子不以我爲賤不當以我爲虛名耳願從此辭賭聞而赧詭其詞而慰之曰吾幼生富貴之家凡男女之道必俟其穠粧豔服而後可婦笑曰何豔而服之何穠而粧之賭明日市舊紬小衣及胭脂花粉以媚婦婦於是梳洗塗抹易服待之賭夜方歸見婦喬粧未寢不得

不與之歡然日博既北夜博宋成心不在焉草草而已婦弗悅曰昨夜所言惟命是從今又如斯是要我也賭忸怩半晌乃謂非要實有不可言之事心懸如搗是以至此婦接聲曰子如以我爲婦焉有事疑而不相告者耶賭乃曰山右某賈嘗言舊家子室國色也倘得片刻歡娛雖于金而不吝我想舊家室乃千金之體且復有恩於我言必不中況不能言因是生煩故復爾爾婦沈思良久乃曰計得矣明日將賈來我當爲作說客事有濟贍喜翌日果偕賈至婦謂賈曰汝先與百金今夕事

卷二
即可成遲恐生變賈悅與如數婦攜金往見舊家子奉
金爲壽言有至戚暫假別院空房一宿有密議焉舊家
子因室病危篤正慮身後事貪其金而允之曰汝好爲
之母累我婦欣然歸謂賈曰事偕矣渠家正有所需但
千金之體非伎家可比黑而來黑而去事成之後方能
聽汝所爲賈信無疑婦先往舊家子以百金之情拭目
待之疑其有私不忍道破聽其所爲假以鋪設婦於昏
黑倚門而待賈至別院見錦衾繡褥燈燭瑩煌畧坐片
時婦促賈臥滅鐙暫避婉轉問解衣入懷五更隱去三

日從舊家室死婦招賈至其家曰舊家室羞忿而死彼
將訟我與汝矣我竟不能逃其責合實供之汝亦不免
曷若以初許千金盡與我去說其不訟冀可倖免賈懼
卽以千金託其往說婦以九百金寄存舊家以百金與
賈囑致生產賈得百金晝飲夜博倏得癆瘵之疾嘔血
死婦以夫死告舊家子留參家事婦勤甚舊家子因喪
偶調之婦遂自薦由是陽臺之暮雨朝雲無復休歇矣
一夕事畢婦忽思浴喚婢置浴具於別室婢方貯水於
盆梁墮大蛇於滾湯之中數躍而斃媼懼責以竹竿挑

九二
蛇匿於暗處婦不知也浴際遍體癢甚命婢揉擦舊時
皺黑隨擦隨淨卽以水洗面濯髮渴不可奈飲水數抄
登時億甚倦眠於榻與死無異婢懼以實告舊家子疑
中蛇毒待至夜上嘔下瀉汗下如雨旬日始瘥有弱不
勝衣之狀舊家子見其髮光可鑑膚色如脂戲問往事
恍然若夢詫而憐之遂正其名鸞膠續矣婦卽以所存
于金贖取田產連歲豐穰數年來累至鉅萬且治家井
井有條內外稱其賢舊家子由孝廉納貲爲郎出官某
府同知攝行府事婦已僭稱恭人矣

駱六兒

謝階樹言翰林院編修陶鳧薌之義僕駱其姓六兒其
名直隸寶坻人從鳧薌有年矣未有大異於常奴者也
然鳧薌出六兒必隨之嘉慶十三年大臣奏請開文穎
館纂輯全唐文簡諸翰林爲提調纂修等官而以咸安
宮之後宇三楹爲諸臣起居之所各以次上館校書有
期日館逼西華門數十步而至焉鳧薌爲纂修官者五
年館中人皆識駱六兒也十八年九月十五日鳧薌至
館六兒亦終隨之是時同館諸臣皆未至今候於門而

卷二
奔至曰外間洶洶何爲鳧薊不應去而復奔至曰有白布持刀而至者矣鳧薊詎曰若夢磨即眼花耶此何地而乃云云以手揮之曰去然六兒竟侍立左右不去頃之忽聞門外有大呼殺人聲甚厲鳧薊方坐復室閱書懼推几而起未出二賊間於門持長鍬直入猝不得避卽舉長鍬擬之六兒承以右手斷兩指再擬之又承以左手斷其腕不殊猶立賊恚甚曰尚敢當我耶連以鍬擬其額者三六兒於是始仆當是時室外之書役雜作凡有事於館者聞室中殺人不知何爲則且羣呼以示

武勇賊懼而出殺三供事而去以故鳧薊得不死而號召館眾得四十餘人皆至令閉門守問食曰可支五日曰以爲糜日一飯可也各與械戒曰賊再至則急擊之徒死勿爲也皆應曰諾視六兒則臥而瞑鳧薊泣曰死矣吾苦若矣六兒奮其頭以視曰主在奴死何恨問其家曰有母老矣以累主人鳧香令薦之以席飲以糜日三飲飲盡三勺而止是日也禁軍與賊大戰於西華門內夜有逆監某等持白旗壁賊上紫禁城忽無雲而雷聲殷牆壁賊若爲物所中皆墮城死當是時 上方秋

彌未旋踵留之主大臣倉卒惶急不知賊之多少遂集衛卒營於午門之東西闕下而號令內外城皆閉門大索連三日陰霾晝晦聞見駭異訛言曰已至居民惴惴然皆以爲旦夕且死通陌無行人或至同巷不相往來百貨壅滯街兵晝夜擊柝以徇於路關門出入雖奉符牒亦挾而搜之以故逆賊先後就獲十七日獲林清是日霽居民少安二十日 上還宮先日王大臣清禁籙至文穎館爲言駱六兒所以傷狀然後京師士大夫皆相傳駱六兒之事明日鳧薈出鳧薈名樑汪蘇吳縣人

鳧薈蓋其字也與階樹同年進士相友善階樹知鳧薈出往候之又歎息爲言駱六兒且曰六兒昨夜奮而出以寄於供事家之近西華門者而遇大風醫法刃傷者中風不治殆死矣階樹曰吾聞以死救人者天必生之六兒傷雖重無害也傾之果不死於是鳧薈爲求良醫治之兩月而瘥右手廢矣當賊之入西華門也纔百數十人耳門者出不意遂倉皇失次自相排闥且走以死賊遂猖獗幾至於不可治 上至宮究守門之校尉失職各以罪論如法而賞午門之衛卒且諭軍士傳餐然

後御膳於是萬眾歡呼皆願効死焉或曰是日東華門賊目亦如西華門數以闔門速故僅進十餘人有鬻煤者遇賊不忍棄其畚負而走賊追及殺之云初林清與李文成馮克善約於是日帥其徒黨以起事於滑縣且分其半以擾京師而李文成先於是月之初爲滑縣知縣強克捷所得刑其兩足牛亮臣者文成爪牙也遂爲劫獄之計而克捷死矣事敗河南之大吏飛章以聞上命直隸總督溫承惠以兵禦勦於路以故不相應林清不知猶坐待於家官軍聞而禽之磔於都市已而溫

承惠以逗遛坐法免以刑部尚書章煦代之然後陝甘總督那彥成固原提督楊遇春先後被命督兵臨滑縣矣克捷之死也家人殉者二十有七人十一月獻縣知縣張翔又獲馮克善適滑縣官軍亦禽牛亮臣至皆磔死是月也李文成死於兵克捷韓城人翔濰縣人亦皆階樹之同年進士以知縣卽用者階樹曰嗟夫人之生死有命焉於駱六兒知之矣當二賊入室之時六兒豈計於生死有關於吾身哉直以爲吾不忍見主之死耳生之賊以去主以生身雖傷而未死吾疑其時必有

陰主之者故爲此至奇絕險之事揭駱六兒之心以風示天下後世也若大懷祿貪勢之徒受一官効一職其平日以酒肉爲符綬以醉夢爲事業遇急難之事則襲東門鬻煤者之故智竊負而逃彼固以爲吾得生爲倖耳而不知天之所以死之者多端或兵而死或病而死或水火而死或罹國法而死是畏死者未必生而捨生者未必死也烏虜又豈知以死衛主者竟出於常奴如駱六兒者歟或曰駱六兒之與強克捷雖名位不同而其義一也六兒生而克捷死何也曰六兒之生所以絕

貪夫趨避之念克捷之死所以勵人臣疆場之節也且六兒亦倖而不死耳就令死而其氣固將隨寒暑晝夜流行於天地間如生時也晉魯國有童子鎬從親之戰孔子稱之曰能執干戈以衛社稷可毋傷也六兒以未嘗學問之人執廝賤之役而變起倉卒從容就義身雖賤而名貴業雖卑而道尊攜此例也雖衣冠可也六兒旣廢合養之以終其身

寄所記曰陶鳧蕪觀察所作壺中天詞或問是詞何爲而作也曰爲首逆林清潛伏京畿以八卦教倡亂癸酉

九月十五日命其黨陳爽陳文魁等進大內滋事竝句
結太監劉得財高廣福間進喜等內應余以編校全唐
文在文穎館距西華門最近數賊持刀突入供事倪大
銓蘇燾戴杰暨茶房李得俱被戕家人駱升因拒門受
傷最重時賊方謀縱火值雷雨大作仰見雲中 關帝
聖像遂棄刀驚逸是時禁兵入者尚少人情惶懼設少
復須臾幾難救挽乃值急難之時仰蒙神佑尅日巨魁
授首餘黨殄半洵我 國家億萬年之福也詞紀其異
至林清曹綸起事原委 國史載之

東方生

生不知何許人嘗遊川西至布拉克底部落及巴旺部
落言所見男婦服飾與金川大畧相同惟未嫁女子不
穿裙袴上衣尤短窄用麻桌羊毛雜組若貫錢索數百
條長近尺許束腰際垂揜前陰如簾箔然取獸革裹其
尻股脾以下赤露無纖縷風吹日曬色若炙脯貧富如
之士人云處女恥言裙袴嫁後始得偕以彰身詭異如
此又言尼地多喇嘛寺殿宇若浮屠狀中空直上四面
重簷疊角塑伽藍像與中國無異餘塑歡喜佛千百區

皆青面藍身作交媾狀有機振隨手展動不著一絲或
立或坐醜態萬端無臥者相詢之喇嘛云佛公佛母更
有牛頭大王形貌如夜叉獨立諸歡喜佛間瞠目注視
下體翹然似未得其偶而有流涎之狀又詢之喇嘛謂
護法菩薩當如是也生歎異之忽經委巷間華門半啟
有麗人焉生停視麗人迴身入內悵望良久不復出喪
氣而歸已而神情若失朝夕往返足不能停問其鄰云
前月孤媪攜幼女僑寓於此至族氏里居尚不得而知
也生託故與媪叙寒暄女亦漸稔窺閒以目送其情生

益感適有事宅往旬餘始還往則屋宇鎖閉媪於三日
前攜女去矣問何往絕無知者生於是病輾轉悒憤啼
笑無恒一日暴風驟雨沈悶間麗人忽來詢知媪以餽
值昂遷移鄉僻之境適遣往看姪氏避雨於此問何以
病生實告之女不語亦不去留連數日燕婉之情若仇
讎焉由是星離月聚半載有餘生羸瘦不堪熟習者咸
苦勸之生猶疑不能捨旋病瘵吐血不止女來益頻淫
慾尤甚生力不支始懼其纏擾而稍稍厭之頓悟其姓
氏里居恍惚無憑且雨雪夜行衣不沾濡愈思愈懼侵

晨女去亟行遠遁至蕪州入武營習行伍數年得把總
印醉謂冥寮述往事或謂地逾千里事隔數年無復再
來之理散而回汎女豔粧華服而待於房生見之大驚
口噤不能語女笑謂生曰一別七年適承壘念故不辭
千里而來既見又猥落如是真是令人費想且言且置
置白鏹數十錠於案頭生懷恟悅然悅其色利其金賄
罪而納之會金川有警奉調從征女不復見

洪洞劉生

介休郭興正任天津以督權子母洪洞劉生世戚也司

會計事清明前一日郭邀陪天津某作探春之遊郭與
某有骨董癖凡遇舊書名畫必細加翻閱或購或否劉
素聞天津西關多倡居伎室蓄志久而未逮初聞郭招
疑其西關之遊然沿途摩挲古玩非所願也日色將沒
心急如焚託言告便行步若飛忘其右折直出南關天
津東北西三關人煙湊集惟南關冷落劉不知也及至
南關外間行路老人曰此西關否老人重聽含糊應之
適二三少年駕鷹犖大歡呼而出劉以爲西關必矣直
前而無疑行約十餘里日暮昏黃月色見道傍矮屋內

透燈光一少婦搵腮危坐憶其必倡婦也且急行疲困
腹又饑渴乃謂婦曰有湯水否婦對曰無惟飴粥耳旋
取一盃致生前生飲之甘又索又取因偕其走動窺姿
態耳見其高髻雲鬟長裙濶袖知非本處人言語間流
波送豔編貝含嬌又知其爲倡婦也興勃勃而不可遏
挽其粉頸嗅其膏沐婦便乘勢跌入生懷兩臉相偎情
皆莫禁生以手捫其乳婦忽曰且閉上門邀生入房卽
卸其幫露大紅綃金紉袴生訝其上衣縞素而袴極鮮
豔且鑲鏤數層因而頻視弓鞵窄無三寸便欲褪鞵作

要婦曰請成好會於是男貪女愛酣暢之際聞打門聲
甚厲婦曰有客聲乃寂生問爲誰何駭人若是欲著衣
去婦聞欲去遂嬌吁婉轉目眈生而責之曰男子無情
於君爲甚妾非倡伎狹路相憐何一沾皮尖遽薄倖乃
爾豈非視妾之不若倡伎也耶且言且泣以兩頰之涕
泗揉擦於生之頭面生頗爲之心動以巾搵婦淚而言
曰卿勿責其唐突適因打門之聲甚厲心爲之懼卿如
有言請畢其說或有可商之處靡不從之婦收泣曰妾
乃福建汀州蔡商婦也商人死所著縞素實孝服也若

此地土倡從未有著短襖長裙者妾之粧猶汀粧也生謂卿夫既歿當著素服焉有寡婦而著大紅視袴者耶余亦因是而蹈不義誰之咎歟蓋生雖年少本屬書癡偶因聞西關娼伎之盛暫爲游戲非尋常蕩子可比問婦人言乃以大義責之而婦人以爲既抱衾綢言無忌憚盡情吐實復謂生曰商人死後未能久耐空房遂與夫之同業者有所私其人愛婦人著紅藝服故製此袴相贈凡與同宿必令著此久之復因此袴爲鄰家子覩破將鳴官妾不得已復獻媚於鄰家子二人久久相妬

不時毆鬪鄉里週知人皆得而妻焉妾由是患弱疾而歿此袴乃臨歿所著之衣適所打門者此方無賴之鬼也知妾生而不貞常時擲揄久乃從之幸其鬼質雖麤蠢而性無嫉妬倘別有所歡但云有客渠便自去日近清明不無有東郭墻間祭祀之餘皆賴渠強橫所得伊方所食渠所掠也渠掠之妾食之妾食之餘伊復食之渠竟不得謂之無功也伊如久居於此渠亦不可少也生聆其論愧悔嘔吐已而雞聲喔喔東方既明視已身臥亂坑榛莽中幸侵晨無見者喪氣歸同寓者疑有桑

僕之約不甚過問惟郭詢生直言無隱郭知其素不妄
言且見其形神索寞乃延醫謂有鬼氣以暎劑下之糞
若泥滓羸瘦已極參以補劑月餘始復舊同寓好事者
邀尋故蹟郭亦偕往依稀覓身臥之處蓬科馬鬣而已

李賽兒

磁州李甲以同姓娼爲妻入門後盡棄舊習夫妻督耕
爲活頻年蝗旱娼二親相繼歿有妹年二十新寡卽賽
兒也賽兒有絕世姿擅跑馬踏繩之戲尤精九連環技
獨得不傳之術技以熟銅製環似釧其數九常擲一環

於空際約三四丈復擲一釧迎而拚之其聲鏗然兩環
相套如連環式連擲連拚九環連絡絕伎也父母未
亡時蓄一僮年十三首雙角善勦斗撲跌之戲名小三
兒甲因妻父母歿後接賽與小三同住詎年歲不登與
妻謀思作江湖買賣蓋甲擅拳棒娼有搬擗翻桌諸術
假此以避饑饉娼慮賽無依倚賽謂姊與姊夫果行妹
願與俱且以薄技佐之可無慮也娼曰所慮者妹青年
無偶耳賽曰人盡夫也況小三年已漸冠妹當收爲男
妾途中當意者商而擇之何慮爲甲大喜檢點鎗棒戲

具竝招同類數人先趨鄭州會場賽至鄭州鳴鑼擊鼓
作連環之戲觀之者無不讚歎焉是又有湖州賈招賽
飲明日贈綾錦數端通服爲之一新有武生某復眷賽
以駿馬繡鞍作纏頭之贈於是賽紫束新衣薄施脂粉
作跑馬之技以一足立鞍上鞭馬急奔踰躡漫舞觀者
靡不爲之駭懼賽竟畧無喘息數夕賽以所得貲約數
百緡盡交甲曰妹聞南方之人好奇尚新且多統袴膏
梁揮金如土起此一行或可致富甲曰善卽以所得爲
賽製鮮妍襖袴豔麗袞調其宅則各各稱是凡所經水

陸駢轉之所攫財無算由江淞入閩踰仙霞嶺至建寧
境村落約數千家有中貴人子某生年二十許喜拳勇
不甚近女色故猶未婚配遇有過往技術之人與贈有
差江湖覓食之徒甚頌其賢甲至或有以告生具酒食
邀後園空隙處演其藝生觀甲與其夥舞盤使棒及接
毬諸劇畢娼始登場紅襖青袴烏綾束眉際及腰持小
花磁缸通身環繞復疊桌五層高齊木末盤旋而上仰
臥其間以兩小足承大釜重數十斤舞弄久之丟其釜
易小木梯直豎足底使小三冠束髮金冠綠緞小襖披

四合雲肩大紅繡袴履登雲履宛似哪吒神像直立梯
上翻穿梯空忽大叫一聲從空下墮傷立大漢不慌不
忙以兩手擎小三兩掌作監蜻蜓狀觀之者謂從未見
此奇險之戲飯罷賽兒於輕羅漫鼓之際畧整釵鈿著
桃花色小襖大紅繡袴繫縛袴腳窄窄弓鞦底繫金鈴
數枚行步有聲外罩綠大呢合衫以出向生欠身萬福
生素不喜女色然見此尤物未免有情竟起身還以半
禮賽兒卸卻合衫以手拍左右腿數下掣釧作連環之
戲曰歌九連環小曲歌終戲畢當繞場見生之時脩貯

屢顧兩頰微紅甲甚疑焉蓋賽兒沿路以來閱人多矣
從未若是戲畢賽謂生曰聞公子拳法雅善擬求指示
能賜教否生聞是語不禁技癢乃曰正要請教於是我
繫長衫與賽兒畧走數圍曰同出少林何分高下明日
生使人求婚於甲願以萬金作聘甲轉問賽賽半晌曰
但憑姊夫作主甲乃允隨報聘焉

尤三姐

醜商洪瑩字賓華徽州人占籍揚郡已巳科狀元也性

既耽書交復盡禮故秦恩復顧千里陳逢衡輩皆樂與之遊有女僕名三姐適尤氏人多呼之曰尤三姐姿不甚麗而丰神絕佳且善解人意能博王母之歡不起羣姬之妬洪遂因是而親因親而寵因寵而驕名雖下隸僭擬諸姨其家在負郭之鄉夫與翁姑世業未耜三姐食貧未慣家居者少尤亦因其欣啖糲束非農家所宜聽其行止尤惟每歲討取身工之銀數兩而已三姐病嘗許愿於在城之白衣觀音尼芽病已備香供築輿還愿僕從甚都靡不疑其爲洪之眷屬也及知爲三姐皆

訝其僭中有虎視者耽耽而伺其利焉三姐行香畢尼引之隨喜有十數人簇擁而前口稱拿姦擗三姐於地脫剝衣袴與一少年一併綑縛揚言鳴官意在索詐當其時僕從急歸告洪洪懼揚其醜以千金餽令令拘虎視者以挾詐論薄責以懲虎視者由是含怨矣會尤置地需百金丐三姐助其貲三姐不許夫妻遂口角於洪之門虎視者過窺其事拘尤入其家唆之遂訟洪占其妻令與洪厚是夕以所訟呈詞差送洪閱洪不甚介意謝之事遂寢令之皂役王浩猶隸也說令拘詆洪挽秦

恩復輩厚賄令以五百金與尤尤素愚懦以所議告虎
視者虎視者因無利及已告之於浩浩亦因無利及已
勒尤奉贓上控事覺令恐賄累謂洪曰天下多媿婦人
君無雙速當訊婦其夫免受訟累况聞上游之新任有
與君不善者請勿姑息當速決爲幸洪違之婦語三姐
三姐聞之痛哭不飲食者竟日哭而言曰兒雖下愚嘗
聞天下古今爲情死者眾矣况公家擁厚貲官居殿撰
竟不能保一僕婦必欲使其拋頭露面匍匐公堂千人
萬目知其爲公家僕婦公亦有何顏面乎哉兒之所以

不岌岌死者恐無証而累公姑俟其訟息死於公前以
報萬一於地下耳洪聞之悲慰之曰卿存我存卿死我
亦死矣乃命幹僕挾鉅貲齎緣上下乃得安虎視者力
不能勝然不得財心不甘復謀於浩浩挽恩復說洪如
有所惠永保無虞恩復因爲洪曰凡馭小人當恩威並
濟訟勝威矣威而復惠恩莫大焉且無後患矣洪將與
之或謂洪曰渠之所以不能勝公者爲無財耳倘滋以
財何異與虎添翼虎旣添翼不復能再治矣洪遂不與
浩銜之輩語達京師洪遂落職貲亦隨盡尋卒三姐入

尾莽後遂不知其所終或云爲尼或云爲鍼工婦
寄所記曰古之緣情死者種種不一由財色而喪身者
惟石季倫耳然以賓華比之季倫遠弗若也季倫乃江
洋劫盜以奢侈羅殺身之旣綠珠猶感恩墮樓而死賓
華乃藝林僑盼偶虧小節遂破家落職爲千秋笑柄且
尤氏當血穴未寒之際已過船而另彈別調誠有愧綠
珠多多矣當尤氏出居尼莽時見之者曰矮黑婦人耳
或詢前故曰彼書生曷足成大事耶詢者憫之作後金
谷園院本以誌慨作者又有後爛柯山院本云漢之太

守今之督撫也朱買臣領會稽時與採樵逼休之際何
異隔世今之督撫某公有與買臣相髮鬚者當諸生時
貧不能自給妻累求去公謂其妻曰我苟富貴決不相
負汝當耐之妻絕意去竟去公遂館於染室染室之人
謂公曰竊觀所服色敗而垢曷不趁清明解館之期夫
姓曰曠褻而渲之公曰諾司務者渲而眼之其色葱翠
異常室媪過而問之曰此誰服耶應之曰某媪曰此做
服耳何不以曠綻渲之荅曰斯卽曠綻也媪疑視之果
曠綻是夕告其子曰日見某生所渲做服雖曠綻而奪

新殆有福者也將以汝妹妻之其子以母命告公公疑
戲已羞憤不已它日復具饌邀姻婭之長者達母意曰
三姐母之最愛者也母重君願以三姐奉箕帚至奩幣
母備之矣請無慮公猶以齊大非偶爲辭長者正色曰
君無太執吾輩之願爲媒妁者蓋不忍拂母意也君勿
復辭維酒食是議公不獲辭曰請俟後秋以爲期是
秋竟獲解春闈又捷累官至督撫咸謂媪有知人之明
求去者聞公貴不日就還而死

東門氏曰惜哉殿撰身死名裂可慨也夫

馬又蘭

秦淮伎館有馬又蘭者以畫蘭稱陳氏女也因能畫蘭
知前明有馬湘蘭名事一時故冒馬姓以又蘭名然益
矜貴非富商貴外不易見卽見不數語輒避去是以泛
泛者皆稀見焉淞江某公子素稱豪橫者也慕又蘭名
命舟招之以病謝公子怒將挫折之上江二令爲又蘭
援其手張盛筵於莫愁湖上邀三五輩知名之士陪公
子飲酒賦詩爲永日樂又蘭使女弟二人先候於湖公
子問其名曰湘翠曰纖纖兒皆卅角著男子服纖纖兒

善歌湘翠爲之擘筵是日湖上聞又蘭出舟遂爲之螳
聚無何二令至問又蘭對之者曰卽至禁城閉後又蘭
始從水關出著澹紅薄羅袂衫挽麻姑髻低繫湘裙雙
尖微露過船時嬌喘數息百媚俱現螳聚之舟誼極而
忽爲之一靜又蘭入船屈膝爲公子請罪謝二令已爲
知名士各各問訊然後入席敬酒二令揖別添酒攜燈
重整杯盤纖纖兒唱大江東去一闕曲終而東方白矣
它日又蘭請公子謙興旣酣公子命又蘭歌又蘭託以
喉故著纖纖兒代歌飲已命又蘭畫又蘭託以腕故著

湘翠代畫公子有愠色又蘭跪而言曰公子降臨是愛
我也至於歌公子遊天下何歌不聞又何柱又蘭之歌
卽至於畫公子閱古今何畫不見又何柱又蘭之畫耶
設又蘭睨不之察喉不之痛方欲覘技於公子之前不
暇又烏敢以喉疼腕痛而託其詞耶公子聆其所論魂
竟爲之一銷強其詞曰然則何以慰我又蘭命兩雛與
鼻琴是盥手焚一爐香然後操求凰之曲當是時微月
橫窗幽花柱益公子雖欲去而弗能捨也留住月餘一
夕又蘭謂公子曰阿母以兒爲錢樹子雖萬金弗放兒

去如公子見憐明晨即去見於公子去後託病謝客母
必責見兒甘受責待公子母畏公子威復能不憎千金
兒身得出樊籠恩無比焉公子曰諾如其言又蘭婦公
子於淞矣婦後未幾見又蘭於曉起時髮有素絲頤多
皺跡公子訝而問曰卿年幾何曰五十有三曰卿曷不
早言曰公子亦未嘗早問曰卿技有幾曰無它惟善一
曲琴耳曰何曲曰定情之又面試之矣曰卿能歌否曰
否曰卿能畫否曰否曰然則人多言卿能歌與畫者何
哉曰假母假此以惑人耳曰即以卿言推之歌偽畫偽

卿之粧亦偽矣曰然

東門氏曰描盡青樓伎倆喚醒多少癡人

詩謎

泗州謀士信豐財乏嗣婦胡甚相得擬置妾謀諸婦胡
曰置妾不一或有爲娛老計者乃必選其聰慧窈窕蓋
欲其解人意耳若君欲廣嗣但求宜男之相重唇厚背
足矣謀以婦議告執柯者旋得張氏女而納焉踰年生
一女胡頗愛之錫名絳綃常常置膝上與之戲張氏女
事胡允謹絳綃近兩週胡忽有妊及期女也親友慶謀

卷一
曰未有開花而不結果者生子有日矣諶頗爲然錫女
名曰碧綃五歲時絳綃七歲矣諶呼而試其慧竝使入
家塾絳惟靡識字畫旋復忘去碧至十五歲時詩詞兼
擅尤精謎語謎語者古曹娥碑陰黃絹幼婦之遺音也
鄉里知碧綃才復貪諶之厚貲求婚者踵門不絕諶不
能自主凡所求悉與胡商胡亦不敢專主凡有所求必
探之於女審其顏色似皆不許然媒妁從未有言及絳
綃者絳綃性樸恒以荆布分母之勞無倦色見妹之聰
慧門多求聘亦無羨色終日於操持井臼之暇一拈鍼

線而已諶故目之爲駮憐其勤亦不甚憎諶一夕謂胡
曰女皆及笄絳涉駮樸雖長無害碧甚黠恐其有標梅
之感擇葺宜早胡以爲然詰其女曰男婚女嫁古之常
禮焉有終身而不適人者耶女聞之兩頰通赤忸怩半
晌方謂母曰必才貌相若乃可言已卽避去它日女父
母復議婚事女曰試其才可耳曰何法以試之曰兒所
喜者謎耳卽以謎試乃以謎五十條候商於門中之者
給筆墨等物選高等十人再試於廳事中之者給幣帛
等物選高等一人再試於書舍再中則如中爵屏之目

卷二
矣於是黏單榜於門及期會商者百餘人女心暗卜內
有昭陽格一條乃挑燈閒看牡丹亭七字腳撤古文一
句最爲女之得意者適有寓居之許翁擅此藝商之曰
光炤臨川之筆問何解說曰牡丹亭乃湯臨川所著也
故云通場之人靡不喝采翁頗自得越數日邀中者十
人會於廳事翁亦與焉女復暗卜曰今再中斯謎者將
委身焉乃書曹娥格八字曰孤身機匠難織龍袍一條
腳撤一物此亦女之最愜意者翁商之曰大紅紗帶問
何解說曰孤身者一人也一人乃大字機匠絲工也絲

傍加工非紅而何難織者絲少也絲少乃紗序龍袍君
之衣君傍添衣幫字也合而言之爲大紅紗帶合座闈
讚曰商之者固妙作之者亦未嘗不佳歡飲而散明日
邀翁書舍惟至戚數人陪先於舍壁黏拆字格一條書
甲乙丙丁巳庚辛壬癸九字腳撤一字翁沈思良久乃
商曰此歲字也問何解說曰天干十字今惟九字止少
一戊卽以止少一戊四字湊而觀之乃歲字也眾方歎
賞忽聞內室誼讓啼泣言小姐暈絕矣至戚驚恐言旋
翁亦散去蓋碧綃因其人連捷三謎樂不可支遂移步

書舍屏後私窺其人及見二毛斑白老態支離敗興而返入已室倒身而暈諶夫婦慌急抱而連呼移晷始甦問何故碧綃淚潄潄而吁嘆不已久之乃謂母曰守貞以終其獨此老魅無緣耳越明日議婚者至胡謂諶曰事急矣不如以絳綃代之諶呼張曰汝女已長吾已作主擇葺將選吉而過門矣張素愚闇且終日操持家務不預外事尤不知猜謎一節但曰可許則許何問爲諶乃麤備奩具送絳綃出閣而許翁本屬意外之想結縭後情甚相得越月以來翁察女無疾言遽色況不憚井

白之勞中心喜悅兩兩相安翁偶詢詩謎之戲絳則茫然遂疑贗作笑置之已而翁病絳盡婦職已而翁卒絳復盡禮喪葬既畢寡而孤思大疇胡聞止之諶弗忍與百金使其母張共居於外諶次女碧綃未字也會泗州牧少子失其偶鰥居年餘或有言碧綃才而賢牧使人爲其少子求婚於諶諶畏牧威復察其子貌都而才敏樂而允之及親迎之期街市擁擠而譚其繁盛張知將與女歸作賀女曰彼如親我必先告我彼不以告是疏我矣彼疏我親是取厭矣張責女曰汝誠少不更事親

親之道卑以就尊禮也又豈有妹出閣而姊如陌路之人耶絳不得已乃隨母往諶夫婦見張母女來詞冷色慍碧綃哭於房胡謂碧綃曰女子從夫乃畢生大事何哭爲吾語汝身旣爲富家之女宦室之婦於歸寧父母時百縷盈其門雜賓集於堂始不貽父母之羞絳知啄已不辭而去張覓女不得始去由是母女憤恚以鍼劑度日西鄰葉叟有甥蔡元裕者澗之台人宦裔也遭家不造避佚依葉葉教蔡讀蔡喜詩及謎語葉固老學究平居嚴恪以禮自處亦以禮處人雖朝夕燕見必冠服

相對其性格如此制藝外喜數學常勉其甥曰吾卜汝非終於貧賤者也然終日以詩詞爲事豈不有乖祖業吾以是不取耳蔡唯唯而喟然歎曰詩雖小道可博千百世之名孔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名者賢之本使祖父爲賢者祖父其榮大矣一官何足爲祖父榮且聖賢立法甚嚴幾希之間一失足流於貪污誠名教之罪人也旣承舅訓惟命是從遂閉戶矣一日張攜綃綃謁葉告所夢與夫分錢後夫豎手指三疑其不吉叩其休咎葉因其鄰詳之曰夫良人也良上加人食字也錢亦具

屬分貝貧也豎指三三年也詩不云乎三歲食貧食貧
否也三年之久否之極也否極生泰可無慮也喪夫幾
年矣曰三易寒暑矣曰可矣葉明日復招張曰昨見汝
女端淑可嘉思配吾甥可乎張三日後報可葉選日贅
蔡於張胡聞之以爲玷已唆謀黜張於牧準其黜於是
張與謀無瓜葛矣張宅後有隙地絳綃擬種瓜蔬鋤地
見窖錕無筭呼母及夫觀之曰此壘粟物起之乎揜之
乎蔡曰天與不取反受其殃起之爲是遂起之約數十
萬時近初秋蔡攜萬金之京師冒大興籍中式第七十

九名舉人卽以所攜金援例得牧部發安徽會泗州牧
虧庫項二萬餘兩負私道八萬餘兩上憲廉得實查拿
有日牧懼甚使其子乞貸於謀謀素吝將不許胡以碧
綃故日夜號泣請以萬金貸牧竝云一州之牧萬金豈
難償耶謀雖稱富然田產居多盡其所蓄約萬金與之
解省上憲怒其不敷飭一月不償卽撤任牧駭極使子
與其婦同歸哀懇如數僭繳方保無虞否則前項亦落
空矣謀由是怨胡以爲失計胡終以愛女故泣而言曰
茲不設法措辦前項亦成烏有謀躊躇再四煩親友貸

萬金以田房作抵葉知謀於張書券於葉事成諸逋因
諶可貸索甚急牧倚官項既楚逋不足懼司關者復以
威下之諸逋具詞上控上憲見眾口囂囂且有八萬之
多拘司關對質司關者畏罪夜遁上憲怒撤任待訊卽
著蔡署任其事牧之子聞牧罷職迫償慮男及巳是夜
卸藥死碧綃無所歸復依父母而守孝焉蔡抵任接絳
綃與其母及舅氏入署接卹以來秉公辦案四境稱賢
或有謂諶曰新牧亦汝家輩曷不往來耶諶忸怩聞
鑼聲聞喝道聲聞傳呼聲曰新牧夫人歸寧矣諶夫婦

驚愕浚巡未已聞輿至門內諸聲爲之一靜後跟小轎
數乘皆雛鬟僕婦簇擁而前攜煙具者攜陞孟者攜襖
者牽輿幃者扶者跟者諶夫婦遙見絳綃金翠繞其髻
珠補當其胸環珮之聲鳴於裙履至於儀容整飭步履
周詳宛似大家風範不慌不忙行至中堂一媪代言曰
夫人爲爹孃行禮諶夫婦自碧綃歸寧亦未觀此盛儀
於是聞其行禮二字乃大伏而前跪行而退舉止錯亂
媪輩忍笑不禁幾爲失聲禮畢絳綃飭退眾媪媪僅以
二鬟隨侍入房與父母請安後見碧綃在坐周旋備至

卷二
謀擬命庖設饌絳曰已預備矣一鬟出少時媪嫗爲之
移桌設器水陸畢陳絳畧一舉箸一媪附耳二三語絳
卽起身告別奉白金五百兩與謀夫婦曰父母不以兒
爲兒兒終不敢不以父母爲父母也謀夫婦慚無地
送絳出門鳴鑼喝道而去謀自絳綃去後深怨胡之黜
張且破家亦凶胡之所德遂不相能旣而反目日逐憂
鬱情慮成疾而殞胡母女犛犛幸絳綃不念舊惡接碧
綃於署且調恤胡碧綃在署久暇則與蔡互譚詩謎蔡
醉調之不無有染在席間蔡戲謂汝能爲我妾乎碧曰

姊如能容妾所願也蔡以諷絳絳笑曰渠本吾妹那得
不願也絳視碧猶有手足之情惟張以奴顏視胡絳常
諫其母曰渠因量狹至有今日母何羨而步其後塵耶
蔡本澹於宦情及瓜期有代詭請病假攜二綃歸漸後
遂不知所終

鑑草秀才

儀徵懸官河之側有瞽者善揣骨相百不失共一二神
其術者多北面事之瞽亦賴是而獲利焉有販鑑草者
王某村人也夫鑑草爲家需用之物三五日必一至

城而街市巷陌久則孰識雖婦孺靡不呼之曰鏗草王
大行至河側河卒亦恒與之戲且侮乃爲王曰趁先生
今日稍暇盍相之王乃經紀人視錢如命雖說不應河
卒老羞成怒互相擾攘觀者復鼓噪警者忽謂聞有貴
人聲願送一相不受值解和者曰先生旣不受值相亦
何妨於是拉王就相警揣骨已曰今歲秀才來歲官人
十年後非吾所能逆料也觀者羣起而笑之曰先生悞
矣所相者王某也某不識丁焉能入泮今而後可呼某
爲鏗卓秀才矣警者曰聞其聲揣其骨知其可貴至於

識字與否非某所能知也倘有好事少年曰人各有命
豈在識字與否耶卽余所見不識字之秀才天下多矣
蓋公等少所見耳王雖不學武庠亦可公等何所見而
不可以秀才也已而爲王曰君如有志吾當相助矧吾
儀武庠例進十又七人茲赴縣試纔二十人君豈在否
進者耶言已邊王宿於家明日教王跑馬射箭及技勇
之學王素有管力越月頗能八穀少年喜旋屬令收考
府縣補試畢學使案臨少年雖好事然係世家子頗有
力王之飲食衣服及租馬假箭之費少年任之矣是歲

果入武庠眾始服瞽者言或謂既驗入庠做官亦必驗矣少年屬儀之守備送王入營會上游看兵因王係武生入行伍稍重之是日弓馬頗覺嫻熟遂給把總關防同寅相慶賀王出琴客輕薄者指其後曰此鐙草秀才也不數年西陲有警某總兵奉檄出征王亦從行逾年報捷王叙功有應陞之例病諸途未至家卒始驗瞽者十年後非吾所能逆料之言

寄所訛曰聖人云死生有命富貴在天茲於王某驗之矣然王某不受河卒侮瞽者則不得聞其聲瞽者不相

少年則不得爲之助少年不助又安得入庠入營而能從征者乎由此推之豈非天也豈非命也又聞瞽者揣奚姓曾謂終身潦倒奚怒曰然則無一日樂耶既無一日之樂不如早死汝既抱神仙之術必知吾之死期如不實告吾不汝活瞽者自知失言笑容陪罪言勿怪其唐突足下壽元最大可至八十恐足下遠不足信今年秋七月三日有大喜事牢記吾言以驗壽期奚姓者憤憤而去至期竟無病而歿嗚呼瞽者之言其應如神誰謂星相家無實學者耶

